海人燈

第四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刊遷移寧波編發啓事

本刊自在香港發行以來，瞬將三載，茲以編輯通一法師將之他方講學，迭請辭職，故另聘芝峯法師接任主持一切，唯芝法師一時不能南下，本刊編輯發行只得全部移甬以利辦事，茲定香港方面出至四卷五期止，第六期卽由新址編發，從卽日起，凡投稿交換等項請寄編輯部新址，訂閱查問滙欵等項，請寄發行部新址，請勿再寄香港以免輾轉延悞爲盼！

編輯部　寧波慈谿鳴鶴塲　金仙寺

發行部　寧波南湖延慶寺

人海燈社敬啓　四，一。

（贈品）（總目）

一　五色描金金剛手菩薩像
二　五色描金金剛航若菩薩像（卽仁王護國法本尊）
三　五色描金弘法大師像
四　五色描金宗客巴祖師像
五　尊勝陀羅尼六種合編
六　顯密差別問答鈔
七　印光老法師法語
八　現代緇素名人講演輯要（第一集）

以上分甲乙組贈送

外埠報費

全年五元贈甲組
半年二元六角贈乙組

本埠報費

全年三元六角贈甲組
半年一元九角贈乙組

佛教日報

弍週紀念優待訂戶

優待期至四月底止

外埠贈品郵費照加

上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呂宋路口
永年里四號電話三二九九零

經理　胡厚甫
總編輯　范古農
發行人　鄧慧載

甲組

除贈該四種法籍外任擇選兩張

乙組

任擇像一張尊勝陀羅尼六種合編及顯密差別問答鈔任擇一種法語及演講任擇一種

人海燈　第四卷第五期

目錄

社言：國府撥款爲中央上人修墓感言　通一

短談　談鬼　維嶽
談談　談身　道屏

絕對靠得住的到底是誰　蓮生
悲智雙修（張彭春講）　林楞眞記
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　太虛
聽了太虛大師講『佛法平和的原理』以後　悲觀
唯識學上之假說我法義　勗旦
平民宗教思想與克魯泡特金互助論　福善
向佛教大衆推薦一部好書　通一

雜寫　煩惱自尋　呆瓜
雜寫　悵惘　林蔚雲
與曹仲淵先生書　通一

雜俎　香港九登蓮華山佛教公墓弁言　太虛
雜俎　重印釋教文範序　靄亭

文藝　孤峯零雁記　明性
文藝　旅寧散記　道屏
海吟集　大庸選

國府撥欵爲中央上人修墓感言

通一

民國以來，所謂一班社會先進之士，覺得中國人中最無用的是和尙，談到愛國救國，更沒有和尙的份兒，所以，和尙在未來的中國社會上是應該首先肅清的。近數年來，中國人被東鄰敎訓得知道這破碎的河山非「救」不可了，然而，一般人認爲和尙血是凉的，這態度，非但沒有改變，而對于和尙口頭或文字的侮辱則是變本加厲，這種惡意的悞會誰能領受呢？於是佛敎徒中有震華法師者首先出版了一部僧伽護國史，最近佛海燈雜誌又特出僧伽護國專號，可見中國歷代僧伽向來便沒有忘記了國家，過去一般自命爲仁人志士的橫加指摘，亦徒足以暴露其坐井觀天的狂吠而已，現在我們又要抄一件公函給大衆看看了：

逕啓者准張繼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恒鄒元冲朱家驊李烈鈞居正等八委員提議以中央上人少即祝髮爲僧庚子以後憤慨國事屢從事於愛國運動於先總理尤能傾心相事輸助資財涵濡主義參與密勿有非尋常所能仰企光復以後不復與聞政治民國八年諸山推住江寧之棲霞寺十年八月間圓寂葬於寺之附近跡其生平襟懷磊落德性堅定聞義必先避名若況實吾黨之現奇請予撥欵修墓以示表彰等由經本會第二十七次會議　由本會撥國幣五千元交戴委員傳賢張委員繼主持修塔立碑事宜除分函中央執行委員會外相應抄附原提案函請　查照辦理爲荷此致張委員繼

抄附原提案一件　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會　印　二五，一二，四。

這是國民政府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中政會的議案，本案通過以後，即由張戴二委員與棲霞山接洽一切進行事宜，據說戴委員已將孫總理與中央上人通訊多件，用照相放大，以備勒石，全部工程大概年內可以完竣，從此棲霞山除了六朝石佛深秋紅葉各種勝景之外，又多了一件有光佛敎的名蹟，這，我們並不是誇耀佛敎徒于革命歷史上建過什末豐功偉績，只是希望自命愛國志士們知道和尙並非凉血動物罷了。

按中央上人亦名宗仰，出家于常熟三峯寺，生有異賦，他的師傅非常愛重他，幼時就讀了好多詩，書，琴，畫，專家來專門教育他，所以上人才能成爲僧中的傑出人材，假使上人從小不讀書，椎魯無文，充其量至多不過一個禪和子或方丈而已。因爲他讀書多了，知識漸增感覺也愈加敏銳，不然，他怎會參加革命的秘密工作呢？寄語愛國志士，莫太輕視和尙，和尙在事實上不如你們所想像的那末壞，同時，希望同袍也不要因此驕矜起來，而今國難方殷，我們要做的工作比起以前不知要多到幾千萬倍呢！

通一啓事

通一頃已辭卸人海燈職務，日內將有南洋之行，各方通訊，請依下列地點，隨寫一種便可。

星洲柔佛士古來振林山轉道佛學園

Chuan Toh Buddhist Institute
Gilang Patah, Skudai
Johore, Singapore.

談鬼

維嶽

我在年幼的時候，一到了晚上，什麼地方就不去了，只有我慈愛的老母和床，是我唯一的所依據。可是要問我爲什麼不出去頑呢？這最大的原因，是因爲我平常聽老人說：「白晝是人的世界，黑夜是鬼的世界。」因此我柔弱的腦筋當中，老是存着這鬼的印象，所以每一到了晚上，就只好躲到被窩裡睡覺了。假使一聽到黑的地方，有什麼聲響，就會嚇得大叫起來。

現在我是脫離了年幼的思想，到了青年的思想了；加之又來學佛了。那末對于這鬼的印像，能不能解除呢？在這裡先要說明一個先決的問題，就是這鬼的存在與否？據現在西洋科學家的考據，是極端主張，無鬼論的。因爲人死氣散，那裡還有什麼鬼呢？要說人死爲鬼，那麼更應當有牛鬼馬鬼了。爲什麼人不說見有牛鬼馬鬼呢？而且中國的王充荀子等，是有名闢鬼的人。王充說：「如人輒死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最近數十年的當中，又有某科學家辯鬼。他說：「假使有人主張有鬼的話，那麼就問他，這鬼還是有形有質的嗎？那麼何以不佔空間呢？假使說他是有形無質的，那麼又何以見鬼有衣服有男女的差別呢？假使更說，鬼是屬于靈界，現在來和物界相比，當然是不相同的了，所以不可以物界的眼光，來推測靈界鬼的問題。那麼何以又見鬼的風俗制度，語言習慣，全同人間呢？」這樣的辯難，雖然有很多高深的學問家來駁斥，然而總難叫他相信有鬼。這種無鬼的思想，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國內打倒迷信的風聲，是一天緊漲一天，於是影響得江北一帶的城隍廟，打得淨盡了。照上面這一種的主張，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是沒有鬼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現在普通社會上的人，爲什麼死了人，還是要燒紙錢，供飯菜呢？這種迷信，爲什麼原因，到了今日，還不能打倒呢？而且這種事情，不但是無知識界的人去做，就是那官冕堂皇的執行黨政的知識份子，也是照一照二奉行的。嘴裡說是打倒鬼神，手裡做的是祭鬼神的事情。這種矛盾，這種神秘，真教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并且現在黨國的要人，還提倡尊孔，孔子不是說：「祭神如神在。」又說：「敬鬼神而遠之」。這一類的話，不是說有鬼的鐵証嗎？還有昔日的墨子，他不說鬼有天鬼，山水鬼，人鬼的三種嗎？這又可算是有鬼論的。

現在我已經得了兩個不相同的結論：一說有鬼，一說無鬼。但是要求一個徹底而圓滿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事了。因爲這神秘的問題，實是非感覺所能及，非科學所能解，除非有超人的人，才可以下一個肯定的答案。

上面的這一番話，完全是站在俗人立場上說的。那麼在我們這佛教的立場上說，還是主張有沒有鬼呢？依聖教量說，是有鬼的，現在我們可以拿出証據來。在小乘俱舍頌說：「地獄鬼傍生」。

在大乘法華經說：「比丘比丘尼，乃至及諸天龍鬼神等」又在地藏經說：「爾時鐵圍山內，有無量鬼王，與閻浮天子，俱詣協利，來到佛所；，所謂惡毒鬼王，多惡鬼王，大淨鬼王，白虎鬼王，……」這三種的証明，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是有鬼嗎？不但這幾部經論，說是有鬼，我敢說在三藏十二部經中，沒有一部，不講到鬼的。而且佛說六道輪廻當中，不是說有鬼的一道嗎？否則，那裡能成六道輪廻呢？我們有了這許許多多的鐵証，當然知道，是有鬼的了，還容我們有否認的地步嗎？

我們爲佛教徒的人，當然是要依照聖教量去講話，假使違反了聖教量，那末還要學什麼佛呢！世間上什麼科學，什麼哲學，不過解決有情世間上一部份的問題，至於這鬼，是爲業力所牽，能得五通，非人所能研究得到的。現在科學家說有說無，也不過是盲人摸象吧了。但是我現在對于鬼的畏懼，是減得大半了。因爲怕也無從怕起，這是因果的必然律，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

二四，三，二六。寫于閩院宿舍

道屏

談身

人莫不有身也，乃至衆生異類，亦莫不有其身也。不過人的身與衆生異類的身，各個有差別不同而已。

人的身與夫衆生異類的身，無不具有眼睛，耳朶，鼻子，舌頭，嘴巴乃至兩手兩足等，唯人的眼睛，耳朶，鼻子，舌頭，嘴巴乃至兩手兩足等，比較畜生異類的眼睛，耳朶，鼻子，舌頭，嘴巴乃至兩手兩足等，有多少不等，美惡之異，此人之身與畜生異類之身所由分也。

關於這個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每一個人乃至每一個畜生異類，爲什麼要這個笨重的身？答復這個問題的人，從古至今，由西洋人到東洋人，不知有若干恒河沙數，但是，結果解釋清楚沒有？答復圓滿沒有？這個很難肯定。因爲這個說這個是的，那個又說那個是的，再來個第三種人，更說一切都不是只有他說的才是，官司打了幾千年了，至今還是懸案，沒有那個敢下判決。近來又有人說人的身，是上帝造的，信之者衆，傳之者廣，行之者疾，說之者多，大有將這個數千年來沒有判決的官司，直捷了當地給他一個判決之勢，可是有人反駁沒有呢？人皆信服沒有？這又是一個疑問。

爰有佛教，獨說人的這個身乃至畜生異類的身，是從業力所生，過去生中，造下什麼業，今生就得什麼樣的身。譬如說：前生修五戒十善的善業，今生就可得人天之身；前生造了十惡業，今生就要墮畜生異類的身。今生造善造惡，乃至來生還是依這善業和惡業而招感人身或畜生異類的身。這個善業和惡業，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要到那裏，就到那裡，任何大的堅的東西，也不能阻止他的這個力的自由行動。佛的這個說法，我敢說是空前絕後獨一無侶的，實較任何學說都要來得圓滿與徹底。

所以，凡我徒同類，皆應愛這個身（包括人身乃至畜生等身）是由業力生的。

我們要知道這個身，是要東西來滋養他的，能有資格做這個身的滋養料的，大概有四種，所謂衣食住行是也。有錢的人，在這個身上，衣之以美衣，食之以上味，住之以洋房，行之以機器，（飛機）車（頭等車也。）尤其是有錢的蜜斯，在這個身上，更要煞費苦心，經之營之，裝之飾之，塗之以粉，擦之以油，灑之以香水，束之以細腰，猶恐對之有愧，未盡愛護之責，必也外加明晃晃的錢子一塊，時加整理。哎喲！人爲身的奴婢呢？還是身是人的奴婢呢？近來更有什麼樂天派的人，對這個身要儘量的加以快樂，推波助瀾，害人不淺！

唯我佛教，說『身爲苦本，形爲罪藪』。我們以有身故，受盡衆苦，所謂生此身時，生是苦；此身老時，不能自由，老是苦；此身病時，痛苦難當，病是苦；此身壞時，死是苦，這不是身爲苦本嗎？我們以有身故，造諸罪業，所謂殺害衆生，是殺罪；偷人東西，是盜罪；犯人妻女，是淫罪；乃至口有妄言，惡口，兩舌，綺語等罪，這不是形爲罪藪嗎？我們今生有身，今生休想自由，來世有身，來世不得解脫，世人迷惑，不知此身之爲害，反愛護之唯恐不暇，不想了脫此身之法，甘受衆苦而不辭，不亦大可哀乎！雖然，亦有人提及了脫此身之法，然而不是邪說，即屬亂道，萬不可信。佛說了脫此身之法，有三種不同。修四諦法，可得阿羅漢；修因緣法，可得緣覺果；修六度法，行菩薩道，即得成佛。這三種果報，都是了脫此業報身而成清淨身，不生不死，不壞不滅，究竟解脫，得大自在。其中唯有佛身，最爲圓滿，有法身佛，有報身佛，有化身佛，法身是佛的眞實功德，報身是佛修行所得的果報，化身是佛隨類化身，廣爲衆生說法。三身之中，唯有法身，最爲微妙。學佛的最終目的，亦即在此！

這是就超世間一方面的談身，在人世間，有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和孔子平常對門人所說的修身的標準，都可以做世間人修身的模範。但是要想了脫此身，還是依佛的說法爲妙。

此文爲道師數年前未離武漢時所作，道師具有善根，此眞有感而發者耶。年來道師對自身亦頗方便，非有上妙善根者不能爲，附誌數語，以申敬仰。

——天知贅語——

（注意）

香港豆精公司新張啓事

本公司以最新科學方法，製煉豆精，以供應社會人士補品之需要，按豆精以黃豆爲原質，其中所含維他命滋補成分實較普通牛乳爲多，至清潔衛生其餘事焉！

本公司初辦伊始，特仿牛乳公司辦法，每日清晨以樽裝置按戶派送，茲爲紀念新張起見，每月只收港洋一元，零售每樽五仙，如蒙賜顧，即請通知爲盼！

▲特點▼

衞生補品　提倡素食

却病延年　經濟簡便

香港豆精公司謹啓

香港灣仔太原街二號

絕對靠得住的到底是誰

蓮生

關於這個問題，在普通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各有不同，故其所得的見解和所說的道理，亦隨之而有差別，有的主張是異類；有的主張是同類；有的主張是超人類；其立言立意，各有根據，各有立場，於是彼此議論紛紜，各趨一途，吾人若無正確的見解，很難斷定其孰是孰非，但是依我們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上來觀察，他們主張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答案，多是以自己的情感作用，而撇開理智的說話，皆是偏於一面的。

有人說：異類動物中的狗子是絕對靠得住的，爲什麼呢？因爲狗子的義氣最重，祇要你主人家優待牠垂顧牠，牠始終盡命地跟住你，無論你的怎樣墮落；怎樣失敗；怎樣的到了貧窮困苦的境地，牠終依舊不忍離開你，牠依舊表現出充分親暱和歡喜，可是這種情況，在人則不然，當你富貴得志之時，一班朋友們多纏繞你親愛得非常，一旦命運不好，或失業破家蕩產落難的時候，還有誰來顧及你呢!?所以，這話也有理由，不過不能說是絕對的。

又有人說：在家的父母這可以說是絕對的靠得住了。因爲我們本身就是從父母生的；自呱呱墮地以來，直至長大成人之時，中間一切的需要，多由父母供給的，或懷抱而乳哺之，或養育而教訓之，種種的愛戴垂顧，犧牲了自己很大的幸福來培植子女，可見得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至爲密切，是出乎一種天性的相關，洵可謂天地間最至誠最神聖最懇誠的愛，除此父母對待兒女的切實的親愛之外；更沒有其他的人所能絕對靠得住的。這話說得確是近乎人情，幷且也有充分的理由，但無論如何不能斷定的說是絕對的，何以故呢？因爲有些父母，沒有受過相當教育，故對於子女間養育的方法，也不能認識清楚，唯知一味地恃着自己居上的威勢，處處加以無理的壓迫，以致引起爲兒女者的反感；況且現在這個時代，潮流趨勢的矛盾，往往人類新舊的思想，常起衝突，所以做父母者大都趨於舊的一途；常以專制的手段對付兒女。爲兒女者大都趨於新的一途；極端底抵抗父母的壓迫，於是有一般兇悍的父母，竟用殘酷的行爲，將子女一生的生命，陷於苦海深淵之中，受盡了人間的痛苦！這那裡是絕對的靠得住呢!?

又有人說一個人生存在社會之中，唯有朋友纔可靠得住的，譬如你爲了衣食住三種根本的問題不能解決，想在社會上找一個相當職業的地位，所以在交際場中非多結朋友不可，諺云：「出門靠朋友」這話並非全無根據，你能認識了好的

朋友他就可以替你覓一個相當的位置，使你生活問題可以解決。——不錯——這話我們也承認，可是現在社會上的人心險詐的太多了！往往聽說爲了交朋友而上當，由上當而落難，由落難而弄得自己痛苦的人比比皆是，老實說：現在的朋友，大多數都是看地位和勢利而締交的，其動機是在抱金錢主義的，假使你一天窮困了，沒有錢的時候，他就不認識你，這種滋味，在筆者從前也嘗過的。由是看來，可知朋友的依靠決非絕對的了！

就我們出家人方面而言：——絕對靠得住的平常的人大概總以爲師長，殊不知師長亦有良否的分別，假定你投到好的師長出家，固然可以循循善導你趨於光明的大道，遇到不良的師長，反而糟糕，使你墮落，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落火坑』這又是不能絕對靠得住的了！

此外，還有一般宗教徒如基督教而言：——他們完全以偏計心的作用，喘以鼓吹自教之長，而批評他教之短，我們往往聽到他們說：世間上絕對靠得住的惟有是上帝，因爲人類本身是上帝所創造的，所謂：天主造人者，先造男子，又折男而脅骨，爲女所配，因此而生的，所以到了今日人類有男女身相的差別，因是人類和宇宙諸法原始發生的根本，統通爲上帝之所支配，而後產生出有此種的現象，倘若沒有上帝，也沒有我們今日的存在，因此，我們絕對可靠的，當然要推算到上帝了。因爲上帝是我們眞實的父母；是我們眞實的救星，惟有他可以解除我們一切的苦痛！一切困難的問題；同時，他還能賜給我們無盡的快樂和幸福，祇要我們有一種誠懇的心來祈求他，他（指上帝）沒有不垂救與惠顧我們的。

照這樣的說話，在他們一方面看來，似乎覺得很對，而站在我們佛教徒的立場上的眼光看來，未必可靠，我敢忠實地斷定說一句，他們這種的見解，完全是一種根本上的錯誤，——不能靠得住，

綜上觀之，既然所指出來的三類人的主張都不能絕對的可靠，然而，究竟這麼樣的人纔可說是絕對的可靠呢？那末我老老實實的指出來告訴大家罷！據我個人的意思有兩種：

（一）惟係在自——自就是自己，我們無論做一件什麼事情，僅有空口講講，而不從實際上去訓練，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古人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又有云：『把手牽君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這些話都是的確體貼切身的話，可以爲我們的藥石。無論遇着什麼困難的問題，總要自己親自去幹旋解決纔對。

所以靠父母亦不過暫時而已！決非久遠之計，究竟歸根結蒂，總要靠自己去自立；自己去奮鬪；自己去努力從事于實際方面着手。我能以刻苦無畏不屈的精神，一往無前的去幹，盡個人的力量，犧牲一切，專心一致，何事不能成功呢？何事不可解決呢？理想中的慾望爲什末不可達到呢？古人云：『世間無難事，獨怕有心人』。祇要自己認清前途的目標是什麼？認清楚之後，循此軌道而行，終有一天達到目的地，故我覺得第一絕對靠得住的還是自己。

（二）惟係在他——這個他就是代表我們佛教的出世大聖

人——「佛陀」和——「菩薩」。而一切諸佛菩薩當中，尤其是阿彌陀佛與觀音菩薩最爲絕對的可靠者，本來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多是絕對的可靠，爲什麼單指這倆位的呢人呢？這似乎以我個人的信仰的固執而斷定的，然而要曉得因爲阿彌陀佛與觀音菩薩這兩位的聖人，在因地之中行菩薩行時，所發的大願與其他的佛菩薩是不相同的，阿彌陀佛以四十八願救度衆生，觀音菩薩以十二大願救度衆生，故到了果上自然會隨願所成的。

現在西方有個世界名曰極樂，其國土的教主呢，當來接引我們娑婆世界苦惱的衆生，而此土的衆生呢，與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最爲有緣，所以世間上無論是男，女，老，幼，倘若忽然之間遇着了一種不可名狀的痛苦的時候，他就馬上自然地脫口唸出「阿彌陀佛」啊！或唸：「南無救苦觀世音菩薩啊！」總是這兩位聖人的名號，而這種逼迫當然顯號求救的聲調，與平時所唸的聲調，是絕對不相同的，同時，在佛菩薩一方面呢，只要你懇切志誠一心不亂地唸看他，他沒有不感應的，所謂：『感應道交難思議』。又如天上明月一樣，凡是有水的地方，無論池，沼，河，江，乃至一盆之水，終有它的「影印」。又如洪鐘一般，祇要一擊，就會發響，是非常的速呢。

所以古代歷史上所載或近來的雜誌報章及各種書籍中所記錄感想的事實，總是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的感應的事蹟最多，就是我的身命從前也蒙觀音菩薩救起來的，這並非我打妄語，確是實在的，不過事實很長，姑置不談吧！

我們還要知道這倆位的聖人，他的慈悲的心念，是非常的懇切！他以平等同體的心來觀察一切的衆生，猶如他的親愛的赤子一般，故凡任何衆生有痛苦而能求救他，他就立刻來救您物質上的痛苦，並使你出離苦海，登到彼岸，享受那一種精神上的究竟的快樂和幸福，這種事實，爲現代學佛者所公認的。

所以我最後還要奉勸諸位同志們，世間上絕對靠得住的，除了自己覺悟，自己立志，自己努力掙扎與環境奮鬬外，第二就是要靠佛菩薩了。我覺得惟有「佛陀」和「菩薩」，爲我們可以絕對的靠得住者，其他的人，終究是靠不住的呵！

惟願大家要多多的禮拜阿彌陀佛；多多的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能如是，那將來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要求什麼，就有什麼，隨願所成，除了這，其他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啊！

二五，七，十四。寫於閩院自修室

通一啓事

通一濫竽人海燈輯務，三載有半，荷蒙各方師友慈悲，或承指教，或賜鴻文，曷深銘感！從下期起，本刊即移寧波歸芝峯法師主理一切，此間存稿，統已妥爲移交，芝老爲吾黨碩德，道德文章，無待介紹，還望新舊作家，奮已往之熱忱，作雕龍之佛事，從此人海燈燄，遍徹宇內，受益者量等河沙，而作者功德亦踰于須彌山頂矣。

悲智雙修

張彭春講
林楞眞記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張彭春教授，乘春假之暇，南來考察教育，張博士與本苑苑長何張蓮覺居士第五女公子何文崎博士爲同學，乃特請其下榻於山頂公館，本詞爲張博士在東蓮覺苑所講，當時聽者數百人無不動容，因略記其大意，以嚮本刊讀者焉！　三，廿，楞眞識

苑長何夫人，各位來賓，各位同學，今天鄙人得有機會到本苑參觀，實覺得非常榮幸。鄙人很慚愧不會說廣州話，不能直接和諸位直接說話，現在請馬先生翻譯，將我的意思傳達給各位。

何夫人現在所辦的佛教教育事業，鄙人覺得是非常的有意義。今天鄙人沒有什麼特別的話來貢獻給各位，只將佛經里所常講的「悲智雙修」這四個字向諸位略略講述一下。

鄙人先把它分別開來講：悲就是對別人有同情；智就是用我們的智慧去理解世間上一切的事物，鄙人很希望各位對于悲智兩方面，能同時努力修進。

鄙人是教育界中人，現在從智字上面多說幾句話。講到智，就是所謂智慧。講到求智的工作，我們可以分作三層來講：一，讀書，二，觀察，三，思考。所謂讀書，就是去認識別人已經寫下來的東西——書。讀書可以擴大我們智識的範圍。我們如果能够多讀書，我們的智慧就會逐漸丰富，經驗就會逐漸加多，這是我們求智的第一步工作。

可是，我們單靠書本所得來的智識是不够的。進一步，我們要憑自己去觀察世間上種種事物。所謂觀，就是看的意思，察就是細細的看。觀察，就是對于宇宙萬事萬物要詳細觀察研究，理解；所以，一個有智慧的人，不單只是讀書就算了事，還要自己去觀察各種事物，令自己對於它有更深刻的了解。在唐朝的時候，佛教裡面有一派叫做禪宗，它到了宋朝時很發達。禪宗最着重的地方，就是體驗。他要自己去看，去經驗。所以修禪宗的人時時由這一間寺跑到別一間寺這種多多跑路的行脚生涯，就是多機會看各種事物。如果我們對于各種事物不肯去觀察，則我們很難得到它的眞理，那末，我們的智慧也就會薄弱有限了。

進一步，我們能够多多讀書，多多觀察，這還嫌不够，我們還要訓練自己的思想。一個會運用思想的人，他一有懷疑，就會提出問題，不肯輕輕放過，他要運用自己的思想去

解決它，評判它。論語裡面說：「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這就是說：我們凡不懂的地方，都要提出問題，要設法解決。鄙人很希望各位年幾稍長的同學，能夠作日記，把日常讀書和觀察所懷疑所不了解的地方，記錄下來，每天至少記三個疑問在日記上，如果還自己的思考沒法解決時，可以請教師長和同學代謀解決。我們研究學問，無論研究科學哲學或佛學運用思想，都是很重要的。

總括言之，第一，我們要努力多多讀書；第二，自己要去觀察事物；第三，要訓練思想。各位如果能夠做到以上所講的三項，智慧就會日漸增長，這是我們求智應用的方法。

現在鄙人再來講一下這個「悲」字。鄙人對於宗教很少研究，所以知道的也很少。但就鄙人的見解，悲就是發展我們的同情心。因爲凡是人類無論貧富，對于人生都有同樣的感覺。就是一個人會有不愉快的時候！就因爲他只願自己的幸福而不願別人的幸福。所以我們對于別人應該有同情。雖則有人說它的效果是很輕微的，但是我們去做事，只要它是有義意，我們不要計較它的效果。現在鄙人在佛經裡面可以找出四個字，所謂「功不唐捐」獻給諸位，大凡我們爲人類工作，并不會白做的，就算很少，我們遲早總會收到成效。論語有一句話：「知其不可而爲之」。我們應該本此心去做事，雖則在現在人類的同情心很缺乏，然而我們總要培植自己對于人類的同情。所以，關于悲智兩方面的工作，鄙人很願與大家共同努力。

貴苑長這樣熱心辦理教育，鄙人僅在莊子裡面拿出「美成在久」這一句話，贈給她。鄙人相信在將來她的工作必定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

太虛

佛教的和平本質，在諸法——一衆生一世界一事一物以至一原素的各一單位——衆緣生，諸法無自性，諸法無自性，諸法衆緣生的理論。——般若　此理論的具體表現，即是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的法界，在人羣即爲「個人具有協力的和合關係之羣體的分子，社會是具有協力的和合關係之分子的羣體。」由此每一衆生的發心行事，應爲法界衆生的除苦——大悲——成樂——大慈——而動作——方便——每一個人的發心行事，應爲世界人羣的除害成利而動作，以茲和平原則，應用到世界人類，則爲國際和平，應用到國家民族，則爲國內和平。

現今世界人類反和平的鬥爭，則爲階級對立與民族對立的兩大鬥爭。然在中國則既未形成兩大階級的對立，亦未完

成民族國家的統一，遂由國內殘餘封建勢力的軍閥，藉國際之民族鬥爭——如漢奸——與階級鬥爭——如紅匪——的背景，以爲破壞國家民族統一的製造分裂，故猶有消弭內亂以建設國家民族統一的需要。

蓋自蘇俄放棄世界革命而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以來，已將階級鬥爭屈服于民族鬥爭之下，形成民族鬥爭的極端尖銳化時代，此時的中國，設非建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則中國民族必爲旁的民族所獨吞或分割，無以自存，故爲救亡圖存而完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計，對于欲保持封建餘勢的內爭，既非用武力戡平不可，而外來的強隣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爲功，如程淸舫在儒術政治與中國武化一書中所謂：

『我們目前是急切需要中國的武化，需要勇於戰，以戰收復失地，同時亦需要辯的外交，爲戰爭後盾，根據這現代的新原則，强化一切的組織和活動，政治要絕對的統一，經濟亦須同樣的加以統制，他如教育以及一般的民衆生活，亦復聯帶的必然的要施以嚴格的軍事化紀律化，强化得像水泥鋼骨一般的結得牢，豎得起，耐得久，靠得住，爲迫於外力壓迫的需要，我們應努力照這樣做，我們應切實做到這樣。』

中國民族爲迫於需要而求建設現代的統一國家，安內攘外的武化既爲必須的工作，故佛敎的和平原則幾無施用之地，而佛敎徒最近所提倡的護國和平會亦殆無成立的可能。

唯是中國現今的內亂既以國際兩大鬥爭爲背景，則爲消弭內亂的拔本塞源計，端在融解國際兩大對立而建設和平國際，何況在兩大鬥爭一消一長間，階級鬥爭鬆懈後，階級鬥爭必又抬頭，到階級鬥爭疲敝後，民族鬥爭又必興起，設非闡明世界人類和平的本然社會眞相，組織和平國際以造成和平的人類世界，像兩大對立從根本上不復存在，則終起伏於兩大鬥爭，故建成現代的統一國家，亦不過造成一民族鬥爭的戰鬥員，雖有暫圖自存的意義，而無利益世界人類的價值，由此發揮佛教和平原理以成立佛教和平國際，爲利益國民及世界人類，行作國際的和平建設，實爲現代佛敎徒對于人羣應盡之義務，因此佛教徒護國和平會應改「佛教和平國際」之組織。

原來社會——即人羣——有本然的與構成的二大區別，本然社會即人類生於是死於是之協力的和合關係羣體，原始的亦終極的即爲世界，具體而微之初起的則爲家族，擴大而演進則爲國家，由家族擴進爲國家羣體之過程上，則有種族——貴族或武士——的封建，始爲推進家族以成國家羣體之動力，終爲建成民族的統一國家之障礙，故欲建成近代的民族國家必須剷除封建的殘存，由國家進達爲世界羣體的過程上，則有類似封建的民族國家，亦始爲推進國家以成世界羣體之動力，終爲建成世界的和平社會之障礙，然種族的封建有演進爲聯邦的統一民族國家之一格，故民族國家亦可能演進爲聯邦的世界羣體，而佛敎的和平國際之運動，亦即以聯邦世界爲目標。

蓋人類初時生死於家族羣體中，鷄鳴犬吠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家族即等於世界，至進爲封建時代，藉天然的大山巨海爲障隔，自給自足，人民之生死於國家羣體中，國家

即等於世界，在家與國間之强族的封建區域，則等於今之所謂國家，再進爲民族國家時代，則封建區域廢爲中央政府統一下之地方政府，而同時以民族的國與國間衝突或調協之結果，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交相涉入，形成國際間不可離絕的密切關係，遂不得不以聯邦的世界爲趨向，實現人類終極的世界羣體，在聯邦世界中，則今日的民族國家，亦降爲世界聯邦政府統一下之地方政府，無復民族對立的鬥爭，現今全地球交通便利，列强的經濟政治文化皆已形成世界關係，民族鬥爭的結果，無論勝負誰屬，均爲自殺，故亟應有國際和平之建設，至中國則猶有平內抗外以從半殖民地爲自主的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需要。

其以鄉邑或學術，職業，地位，政見，宗教，等等各種關係所集結之團體，則爲人類或出或入於其中之構成社會，雖亦有羣體與分子之協力的和合關係，而可隨宜以出入離合，故異本然之社會，至分裂爲階級對立之組織，尤爲出於本然社會陷入病態之時，失去了全會協力的和合關係，乃成分立的抗爭，此種抗爭雖或可成爲進化，而亦可成爲退化，且在當時總是成爲社會文化力的分崩與消失，故終以能銷融弭解爲上策，由此，對于隱伏在各民族國家間之國際的階級對抗鬥爭，尤有闡明佛教和平本質，建設和平國際之需要。

然此佛教和平國際，應從怎樣的途徑而爲組織，以什麼爲切要的工作？吾意當徵集現居東方第一大都市之上海的各國佛教徒重要分子，開發起人會先成立一佛教和平國際籌備處，一發揚佛教和平眞理，廣徵集世界各國佛教徒之抱此弘願者，參加發起，俟亞歐美各國佛教徒均有重要分子爲發起人後，乃定期召開成立大會，成立佛教和平國際本部，而於有同志佛教徒三十人以上之各國，分設支部，每年擇於有支部各國輪流開代表大會一次，以議決施行各種建設和平國際之工作。

至工作之內容，自應以開發佛教和平勝義，應用之以爲非暴寡非凌弱非爭霸非侵掠的反戰鬥理論，以萎折各强橫民族心理上瘋狂的戾氣兇燄，使服請涼散而平息噴火，同時，亦實踐布施等六度四攝的菩薩方便行，對于防禦或抵制各種掠奪攻戰的設施，予以提倡資助，更廣爲救災濟苦種種慈行，如王一亭善薩等新近在上海叛立之『佛教黃卍字會』，必須聯合四衆各國佛教徒成爲佛教的國際組織，乃能發揮紅與十字會並駕齊驅，或駕而上之的廣大功用，要言之，則本佛法緣生性空異實義，發宣爲人類和平福音。學習修持種種方便行，以實現大悲大慈普濟普利而已。

於此尤所盼望者，則於佛教教義上，今不惟漢藏已能交換研究翻譯，而日本，暹羅，錫蘭，緬甸，以及歐美等佛徒，亦已能與中國佛教徒爲個人的或團體的互相往來研習，特猶須遠組聯合研究宣傳之機關耳，特尤要者，乃在宣揚佛教和平之眞理。攜手共作各種和平國際之實地行動，從事業上以表現佛教之和平意趣，中日兩國佛教尤有同文之密切連繫，日本昔嘗學習中國之佛教，中國今亦多譯日文之佛學，而在此中日國交衝突緊張之情勢上，中日佛教徒若能從佛教和平精神之感應，迴轉日本對于中國侵略的趨向，俾中國民族

有以復興自存，進爲平等和合的眞正親善，同心協力以謀解國際的兩大對立鬥爭，爲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而努力，方能發揮佛教對于現代人類的實際功用，日本佛徒曾誤責余露骨宣揚抗日，譏爲失去佛教精神，故於此甚望日本佛徒能不失佛教精神，以平等和合來協作國際的佛教和平之運動。

世人又每以叹僧譏余，然據孫中山先生之解釋，政即衆人之事，政治即管理衆人之事，廣義的管理人之事，當無有過于菩薩僧者，亦惟「菩薩僧」乃爲眞正的更無私事而專管理衆人之事，一本瑜伽菩薩戒法，其與聲聞僧不共者，端在于管理衆人之事，故不同聲聞僧少事少業少希望住。而剴切表示須多事多業多希望住，余固未足爲菩薩僧，然志願所在則未嘗一日忘學菩薩僧也，特患未能符政僧的名實，又何患世人之稱爲政僧，願世之學菩薩學菩薩僧的佛徒，皆勃然興起，以共修此建設和平國際的菩薩大行！

二六，一，二八，在上海市佛學會

聽了太虛大師講『佛法平和的原理』以後

悲觀

我這次經過上海，聽得上海市佛學分會假靜安寺辦事處請太虛大師講說法要的消息，覺得這個機會實貴不可錯過，特地邀約兩位同學趕去聽法，聽後，心裏充滿了無限欣慰情緒，特草此文，以抒私感。

大師這次說法，講題是：『佛法平和的原理』，把佛教的平和教義眞理盡量發揮，整整講說了兩個鐘點，聽衆百餘人皆大歡喜，講說大意分爲兩點：A，諸法衆緣生，諸法無自性，宇宙萬有諸法，無一不由衆緣生起，而從衆緣所生之一切法，一一悉皆無有自性。B，維持世界人類永久幸福，須做平和功夫，但講和平不究竟，惟平而後能和，方是徹底澄清辦法。

在世界列强國家大家正埋頭努力拚命作武裝戰爭準備的

現時情況之下，我國全民衆感受內憂外患雙重逼迫正猛省奮起上下一致呼喊運動作救亡圖存工作的今日，大師說法誠算得是契理契機應病與藥。這是多麼有價值的言論？當然聽衆個個都表現與奮神色了。

我聽了大師說法歸來，不覺感想到我們佛教本身——中國整個佛教局面狀況，實有無限感慨！從近一點說吧！自從一九三一年直到現在，大師復興中國佛教之整理僧伽制度的偉大計劃的願望，爲了政治沒有走上正軌，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內部意見分岐，不能合作，被一般自利自私的佛教壞虫的破壞的原故，而今尙是一個理想的憧憬，好像一粒螢光在廣大的黑暗的長夜中時隱時現着，略可差强人意的，就算大師這幾年中運動的僧教育事業，以及化他事業，都有不少的進展與良好的成績，可是人事方面也就隨着這種進步的程度狀況動蕩起來了，暴露出全副的病態——罪惡。處處都見着障碍的壁壘，一切地方都呈現嫉妬—搗亂—排斥—攻擊—衝突—鬥爭—破壞—謀害，這些景象。發生許多不幸的糾紛事件，由暗潮漸漸成了顯明的戰鬥，雖說大家在放烟幕，尙不曾見到短兵相接刀光劍影出現，然而也够叫人失魂驚心，覺得可怕，替佛法慧命前途提心吊胆啊！在國家命運整個民族命運繫於這千鈞一髮的光景，舉國中人都犧牲個人的私見一致團結携手衝決黑暗之圈，向新生活之路邁步，而獨我佛教一般自私份子尤其是站在佛教機關裏當首腦講經說法高唱無我相人相諸法無我冤親平等的嘴上儲着鯉魚鬍鬚的所謂法師們，反而不要命地與正信大家相抗爭，其不知恥也就算到了極點，可恨更可憐！

就以上這種情形觀察，固然是佛教的一種不幸，然而以進化論的眼光來看，又何嘗不是佛教的好現象呢？世間上凡一件事的發生，必有發生之因素，佛教今日形成這種畸形局勢亦非偶然，非但不是偶然，而且是必然的，自從革命怒潮由珠江流域奔騰到長江流域封建勢力宣告消滅的那時起，關着山門清靜無爲的佛教徒感受—革命空氣的刺戟——激動—暗示，頓覺得生活基礎發生動搖而不可保持，於是一般頭腦清醒的僧青年回過頭來向着新潮迎頭趕了上去，勤勇精進去追求他所需要的知能，而一般頑固不化殘餘思想的，也就開足了馬力向後退轉，這樣一來，佛教中頓形成一新一舊一個保守一個進取的趨勢——空前未有的兩個絕不相同的階段，在這個畸形局面之下，新思想的僧伽對于落伍的老派，當然不滿，認爲是時代的遺蘖，是棺材底板，是活死屍，而開倒車的老派，看着一般抓住時代的僧青年們，自然兩眼冒火，咒罵是佛法叛徒，洪水猛獸，新思想的僧青年們在這個時也就不客氣不留情地把從前佛教中重重黑暗盒子揚了開來，這樣更成了水火—仇敵—怨家了。老舊的僧衆爲保持他們的地盤飯碗和私人的享樂起見，勢不能不拉一種東西來作保障，這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被革命潮流刷洗下來的那般下野的軍閥，落伍的政客，失意的官僚，和剝削人民的土豪劣紳們！這班東西爲了遮蓋他們的劣跡！醜態—罪惡，正好借佛的金字招牌來化粧一下，落得個童素兩便，彼此利用，互相勾結，於是乎腐化变易所成立矣！和尙居士就做了親家！新

僧伽們看着這種情形，焉能放得下，更加猛烈的攻擊，口誅筆伐對着那般和尚居士親家們的要害痛刺，描準他們樹立的障礙物聯合陣線，不斷地轟炸，打得一個一個喊爹叫娘，刺痛了那般和尚居士親家們的要害，于是他們變本加厲更進一步組織廣大黑暗勢力集團，來消滅新思想的僧青年，嚴重的局勢，一天緊張一天，新舊兩派的衝突，非但不能化除，甚且大有坍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神氣。

調整！調整！這和平音聲，就在這種空氣之中叫喊出來了，這種音聲裏面成分如何？智者當可能領略，爲了救個佛教的生存發揚致光，新舊兩派曾經妥協過，但：結果如何呢？我祇好拿個譬喻來說，就好像寡婦嫁人一樣，每次都是同床異夢，貌合而神離，非但不能合作同舟共濟，反而糟糕，合作一次，增加一次惡感，這是有古本可以對證的，把歷次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一看，就相信我這話不是造謠了。哼！調整！調整！這是多麼動聽的字眼！現在我們才明完全是和緩空氣一種無奈何的呼聲啊！弄到焦頭爛額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喊叫合作，一旦風浪過去，仍然他還是他，你還是你，（上了好幾回當還覺不够，還要再嘗嘗這個滋味嗎？）試問這種貨色靠得住嗎？俗語說得好：『老馬不死舊性在，』驢兒跑遍天下是吃草，猪仔老是吃糞，根性天生，又有什麼辦法呢？

復興中國佛教已經是成了時代需要的事業，那是沒有疑惑的，不過，我們對着這條復興之路應如何邁步？我覺得必先從本身做起，謀本身的健全，充實本身的力量，正如政治機構一般，然本身如何能健全？力量如何能充實？自然是把一般殘餘思想觀念的非佛教徒徹底消滅，決不能存一絲毫憐愍心念，佛教中本有一句話語就是所謂：『對魔王慈悲，即是對佛法殘忍』孫總理也曾說過，『與敵人妥協，等於自殺』。勢到如今，除開這種辦法，再沒出路，我敢肯定這樣的說。應該繼續努力向着我們領袖既定的護教方針，向前去幹，並且還要加勁，以彼既不接受善化，祇好施行强化，這也是世界各宗教革新運動中應採的手段，也正是革命事業應經過的過程，中國佛教目前的狀況形態，乾脆的說：簡直是一副沒有靈魂的死屍，不倫不類，非牛非馬，祇見一重重的妖氣陰氣，全不見一線佛光，這種腐敗情景是誰造成？中國佛教之復興運動何以直到今還沒有進展？是誰阻礙？是誰爲敵？我敢大胆說一句，假使不是有人在貪圖虛榮，中國佛教決不致弄到現在這個殘破局面，產生這些無謂紛爭，這個貨色本值不得一談，難怪南京支那內學院一班學者罵他是個『不要臉死幹的東西』，這個東西還配搗亂嗎？作怪的當然另有一班佛棍，新僧伽是他們唯一不共戴天的大敵對，他們所謂學佛也者，完全是化粧，不過是戲樣翻新看見佛教主義慈悲，鑽進佛門做生意罷了，這種生意比較任何營業上算，既不費一文本錢，可以獲得百千倍利息，還可以利用念佛珠來套人的信仰一面去作做官發財的勾當，意想天開就拉出幾個和尚來晃蕩晃蕩作廣告品撐持門面以廣招徠，而這個不要臉的死幹的東西正是他們理想中的標準人物，於是乎吃佛的敗類和尚和吃和尚的混混居士互相勾結起來，共同爲惡，拍賣佛法

，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他唯一的願望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打倒他讓我來』那話，自私自利虛榮慾念佔據了他整個的心房，那裏還有佛法觀念？更談不到爲全國數十萬佛教大衆設想了，我們現在既已明白他們是一套連環戲，也祇有硬幹到底，決不可讓步，硬幹就是調整和的唯一條件。

唯識學上之假說我法義

勗旦

一 前言

佛陀住世，所說一代時教，無非說明宇宙人生的眞相，以因緣生唯識現做他的中心。其餘的學說，都從這個中心放射出去的，所以從事研究佛學的人們，無論如何，總應當對於唯識學的學理有相當的認識才對。否則，就無從窺其底蘊了。

我們如果要明瞭宇宙人生的原理，必須先讀唯識，因爲唯識學是解釋宇宙人生等問題，最爲精詳；最爲正確的；就是研究世間學問，也必須要懂得唯識，可見得唯識學的重要，不言可知了。

佛陀遺留下來的教法，確有多門，不過我們便利研究起見，是以唯識學最爲切當。因爲唯識學是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和我們中國古學大多是散漫無組織的絕對不同。假如我們能够得着要領，對於三藏十二部，就不難迎刃而解。因爲佛陀的經論，極其幽玄，極其古奧，要想得着要領，却非易事，所以我們研究佛學不能升堂入室，而能得其門徑，也就算好了。

二 諸法衆緣生之宇宙觀

唯識家的根本教義，是萬法唯識。所謂萬法者，就是宇宙間所有的萬事萬物及一切色心事理有形無形的事物都包括在內，就稱做萬法。而法者，有任持自性軌生物解的兩種功能，如宇宙間所有萬事萬物，無論是有形無形有情非情都各有各的特性，因爲各有各的特性，能够做軌範標準，令人生起某事某物的了解，所以名之爲法。

世間上一事一物，都不是憑空而有，必假憑藉，憑藉即緣，亦即是關係，事物之生起，均有憑藉的關係，故名之緣。一法生起，不祇是一種關係，故曰衆緣。而緣的分類，可分爲四種：

1因緣——因緣者，親辦生自結果之眞原因也。直接生

起各法之各各主要因，曰因緣。通常所謂親生爲因，疏助爲緣。今茲所謂因緣，即因是緣，親辦自體生曰果爲因，以因爲緣，故名因緣，譬如草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等是。

2.增上緣——增上緣有與力不障二義，於他生法與力，即助令生長，如眼根能生眼識，田土能生米麥爲有力增上緣。於他生法，雖不與力，不爲障礙，名無力增上緣，此緣通色心諸法，與六因中能作因同。

3.所緣緣——謂諸心心所所攀緣之境界，心心所之所攀緣，即對境能起心心所能緣之作用。所緣境望能緣心爲緣，名所緣緣。此亦唯於心法上所立之原因法，凡心法起時，必攀緣所知境，如對花愛其芳馨，對月賞其皎潔，所知境爲心法所攀緣，故名所緣，此所緣爲所起心法作緣，故名所緣緣。此有親疏兩種，茲不贅述。

4.等無間緣——此於心心所法相續上所立，前念心心所，與後念心心所相望，前念爲後念生起之原因。即前念之心法滅，開闢其位，與後念心法，令彼來生；故前念心望後念心爲緣，等者均等，即同類之義，前念心與後念心，體用齊等。無間者，前後二心間，無有餘心間起，前心直與後心爲生緣，此緣但限於心法，而不通於色法也。

三　諸法唯識境之人生觀

諸法已如上述，唯識二字，是什麼意義呢？識即是心。然從了別的意義而言，又名爲識，因爲心所知的境界，有種種不同的現象；說名爲別。其能知的心，也便隨此不同的現象，說明了別。了別二字，原來說心；然從境假立的名。例如所見的色，所聞的聲，所嗅的香，所嘗的味，所觸知的寒煖等毒；以及心中湧盡而起的種種對象，都說爲境。是以心所遊歷的境界。現象都是各別不同的，因此不同的緣故；便將能知的心，劃分出來，說有八種：所謂眼等八識，名義不瑣述。

唯字是何意義呢？述記云：「唯謂簡別，遮無外境」。就宇宙萬法祇唯有識，天地間雖有森羅萬象，形形色色，都不出唯識所變。又唯者不離義，一切法不離識，故曰唯識。何以故？以色法爲心法之變現，即心之相分，時間空間等，爲心心所色法上假立之分位，眞如爲心等諸法中所顯之本等實相，均不離識，故曰唯識。

現有二義，一變現，二顯現，不言唯識變，而言唯識現者：無爲法不變，變不能概括故。如解深密經云：「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凡色心等有爲法，皆由識變現而起，兼及變現顯現義故。眞如爲根本無分別智相應之心，所法所顯現故，但取現義，故一切皆所知境，相分可攝盡一切法，識爲一切所知境之依止。攝論云：「說爲所知依。」

從唯識變現義，最要明了者，即吾人生死流轉，皆爲前六識上之心心所法，迷於事理而造染業之所致。吾人欲脫苦果，須悟理事而造淨業，爲聖爲凡，都由自心作主也。

四　畧述世間聖教之我法義

何謂我呢？我是自在義，有常一主宰義；牠的體質是常

住始終不變的，不是集合的雜體，是特有一物體有主宰裁斷的力用底意義。依世間方面來說：有了人類和其他的禽獸蟲魚等許多的動物，想起來似乎都有一主體，故名這是人，這是牛，這是馬，……就是依聖教來說；也有菩薩，羅漢，種種底名，這就是存說有一個一個底我的不同。

法之定義，已於前面畧解，姑不繁述。何謂世間法呢？所謂國家，社會，天，地，河，山等，都是法；出世間聖教中所說的色，心，三科等，都是法。如廣說世間聖教我法，名相浩繁，茲不贅言。

五　迷執我法之一斑

1.我爲人類之禍源

世界混亂和人類互相殘害的根本原因，就因爲有我。因爲有了我，便有對方的人，站在對方的他人，也個個都執有我。我與我之間就發生問題了，所謂有所愛憎，有所取捨，而人人要滿足我的慾望，於是就有要求的衝突和互爭奪互相殘殺，世界的混亂就無有止境了。推其禍始，誰能不承認是我的作用，在那兒主使。所以我們要想蕭清人類的殘禍和世界的禍亂，必須先要打破我字，這種道理，已爲識者所公認。但是打破我的方法却沒有能說到，古今中外的賢哲名士，已發表過宏言偉論，眞是汗牛充棟，然而不是託空言，便是徒唱高調，能見諸事實者，實微乎其微。怎不令我們失望啊！於是欲明了我之根本因素，請向唯識學上仔細去研究，自有窗明几淨重見天日的功能，人類的禍源，也就自然而然可以解決了。

2.不了諸法本空

吾人所居的世界，明明見有山河大地。宛然存在，有條不紊，何以說是法無自性其體本空，這豈不是抹煞事事嗎？要曉得吾人所見山河大地，是吾人於所見知的實物上，給他的一個假名，這個假名，但爲意識所緣的境，不是其他的識所緣的境。因爲意識緣境的作用，比較其他的識，是特別的廣大。無論境的若假若實，若有若無，意識都能緣得到的。凡是境象的大小廣狹，以及其他無數的分量限度；這想心所都能比擬出來，如繪畫似的；令於自心上有一種相似的相貌當前顯現。這一種相貌，但有是與實有的境界相似罷了。所以不能將這相似的相貌，即說爲實有。凡是一切物的假名，都是依這非有似有的相貌而安立的。這一種相貌，祇是因名而起的心境。因爲非有似有的緣故；是最易令人生起迷惑的。佛法的根本主義，正是因爲要打破此種的迷惑。所有根本的法相道理，都是打破此種迷惑的善巧工具。除了此種善巧工具而外，是決不能打破此種迷惑的。世間的人，無論何等的聰慧，終是爲名言所迷惑的。世間的人，無論何等的聰慧，終是爲名言所迷惑。於此種迷惑的原因，尙不求解；那有打破之一日呢？！

復次吾人自聞山河大地假名以後，對於假名上起了一種實想；以爲山河大地是實有的物。又或以山河大地的名，是依實物而說的；其實一切的名，都是假的。不應分別依實物

的名是實，不依實物的是假。其麼道理呢？因爲實與不實，是物一方面的差別。在名一方面，是無差別的。譬如火是一種實物，以其能燒的緣故。所說的火名，便無此燃燒的作用了。這個火名所依的火，雖是實物；而其無燃燒性的作用，便不同於實火了。豈能說這火名也是實有呢？依實物的名，尙且不實；不依實物的名，更不必說了。所以說一切名，都是假的。衆生不了，便執萬法是其實有，起惑造業，將不知伊於胡底了！

六　述三家我法之詮異

1. 護法四分義

述記謂：我法各有兩種二假來解，(一)無體隨情假與有體施設假，(二)以無依有假與以義依體假；那無體隨情假與以無依有假，是就世間所說我法；那有體施設假與以義依體假，就是聖教所說之我法。

如何名爲無體隨情假呢？此即世間外道所執實我實法皆無別體，但隨能執妄情所緣，名爲我法，如龜毛兎角而沒有體性，故這名「無體隨情假」。

如何名有體施設假呢？這是有體的事實，這正是指示我法是不能離開的關係，而是爲識所變。雖然用我用法的名義來施設假說，但仍不出識的範圍，故不是妄情所執之無法，而是由識所變之有體法，故名「有體施設假」。

復次如何名爲以無依有假呢？世間人們所說我法，雖無實體，但是有他的執心之體，（所謂依識所變，妄情攀緣而起於執。）故那妄情上所執的我法都無；能迷之心是有；那所執的無體我法寄於有體能迷的心上，假能迷之妄情，而說我法，故名「以無依有假」。

如何爲以義依體假呢？聖教所說的我法，依於法體之義，假說我法，故所指的我和法，即是唯識上有活動作用的自體。這法體雖不可名實我和實法，然而到了五蘊和合的時候，就呈其一種特別的作用，而好像是自我的活動。例如就我們人類來說吧：我們的各人的身體，假定有五十年的壽命，於思想精神界上似乎覺得有一個主宰的作用，自在的活動在其中發令指揮來支配者，這似乎是我義；又在那法之上會使我們一見到想到都起一種見解；同時那法體也能任持久不失一一法上的自體，這似乎是法義。此因爲法體上有這似我似法的義和作用，故佛菩薩等以依法體上的義用而假說我法，故名「以義依體假」。

以上二假，一是隨於世間妄情的迷解，假說我法；一是隨於聖教法體的義用，假說我法。

這樣世間聖教雖同是說我說法，而世間不外於迷情起執；聖教則只是隨緣假說；都唯有言說上我法一個名辭，沒有我法的實體。義演卷三云：「第一解二種我法，然此我法，但據能詮言說爲名，不據法體及與內識，假立說爲我法也」。

然而那言說，必有牠所依而起的自體。就世間來講，即是由牠的妄情說我說法，在聖教即是所說之法體上有似我似

法的義用：故假那妄情和法體而說我法，非我法的實體。義演卷三云：「然第二解二種我法，但約能緣見分及所變相分幷自證分上有我法義，說爲我法。即此我法，攝屬於本不離於識等法體，所以法體上而有我法也」。

2. 難陀二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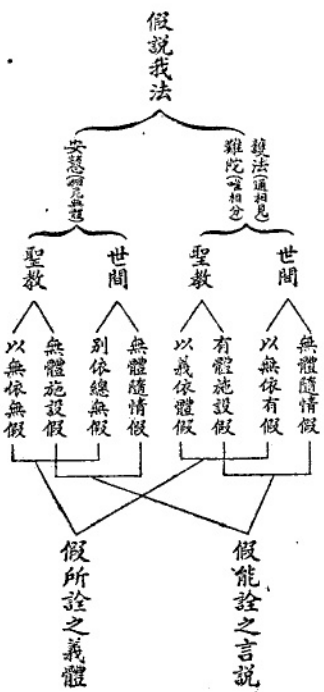
難陀論師於護法四分中，是相見二分家，即以我法唯依相分上施設有我法，不依見分。難陀護法二師說我法所依雖有難陀唯相分，護法通見相之別。然二師皆說所依是依他有體法，故其世間二假與聖教二假皆可同於護法所立也。

3. 安慧一分義

1. 安慧論師於護法四分中唯說一分，雖說有見相二分，然此二分是能所取其體是無，今此我法依無體之相見二分上似有我法之假相即我法之別無依於相見之總無而建立。2. 述記云：「諸識生時變似我法」者，即自證分有似我法之相，體變爲相，但依他性，依此聖執爲我法者，方是二分，其似我法不名二分。又約喻，依他性有，故識所變似我似法，是識自體。」與前有異者，即前解我法所依是指無體之相見，此解我法所依即有體依他之自證分。故以我法所依是有體法說亦可同護法所立四種假義。然述記說二解是安慧不正義，初解是安慧正義。

1. 以其說我法所依之相見是偏計法，不可說有體等假，但可言無體隨情假，無體施設假。

2. 依總無假，以無依無假也。義燈云：「然安慧釋，假我假法，世間愚夫於自證分上妄生相見，相見本無，不了此空，執有我法，我法別無，或執相見別別以爲若我若法，故名別無。相見總無。爲別我法作所依止，以此我法依相見故名別無。依總無而假立爲世間我法，以無依無假立聖教所說我法，雖迷悟異，俱依於無。」此爲安慧之義，只立一分也。今依三師所解列表於左：——



七　破外人誤解唯識義

外人問曰，若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呢？頌答：「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此即外人對於唯識上所生之誤會也。世間聖教所有我法，無非欲引導衆生依之修行，赴期取證的唯一方法，然而衆生不了，遂起執着，要知道世間聖教所說之我法，幷不是離開識另外有個我有個法可以給我們得到，不過假托識之所變而叫做我和法罷了。

但此中所說之我與平常所說之我稍有不同，此中之我乃

是人格的意思。如金剛經云：「我，人，衆生，壽相。」及有情賢人聖人推而上之諸佛，亦在其內，故此我乃是人格的化名詞，法之意義，如佛學上所謂四大六根六塵等這都叫做法。「轉」有轉變轉現二義。「相」非是形相之相，這個相如科哲學之「概念」，即義的意思。如說物有物的概念，人有人的概念……又如說有人格之我時，即隨其所說而轉變其義相。又轉現即顯現之謂，因爲說了我法，而我法即隨之而顯現。由思想言語而施設我法，由是轉現我法之相。爲要破除離識以外有實我實法之妄執故說「彼依識所轉」來破他。「彼」即是指上頭之種種我法相。「依」謂若我若法都是依識而變的。

大凡對於某一件事情生起的時候，必定有一個知覺或知識，而知覺的對面亦必有一個能知覺的東西，即是能知覺與所知覺之二面。如成唯識論云：能知覺即是「見分」所知覺即是「相分」謂依識所變的見分，假說種種我而轉成種種我相；依識所變的相分，假說種種法而轉成種種法相：而此能變之識，論中所謂異熟思量了別三種是。此即唯識中所明之假說我法義，實甚深而難測也。

茲將識所變之我法相，攝一表以明之：——

識所變
- 見分
- 相分
  - 假說
    - 世間
      - 我相——有情命者等
      - 法相——實得業等
    - 聖教
      - 我相——預流一來等
      - 法相　蘊處界等

八　結歸唯識之功能

成唯識論云：「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我們從這十五個字上，仔細去體會，仔細去研究，不能不歸功於唯識。宇宙間若名若相，都由明了分別之識，轉動變似能取見與所取相之二分。又因無始物我分別熏習之力，依此能取見所取相之二分，轉似種種衆生及世間相。依識所變，隨識所緣，假施設爲人類獸類乃至地水大風空等。如人睡夢，以睡夢力，夢心轉現種種境相，似有自他物我之類，不知者妄執爲離夢心外之所實有，此則但隨妄情依爲施設，都無實事。若知由睡夢心轉變而現似，雖不同妄情之所計，而隨順說之者，此則雖有其事，究非其實，人等地等，乃依夢心假立，唯如幻有。夢心乃人等地等所依體，亦非眞實有。識爲一切衆生一切世間之所依故。一切衆生，一切世間，爲識之所變故。是故衆生世界，皆唯有識，而識之功能誠爲萬有之泉源也。

九　後語

上來所說對於唯識學上之假說我法義，只是聊述其梗概，因爲我對於唯識學，素來沒有深切的研究與認識，所言者仍是皮毛，依樣畫葫蘆，請諒！

民國二十五年佛成道日寫於武昌世苑自修室

平民宗教思想與克魯泡特金互助論

福善

平民宗教思想的產生

第三期資本主義開張的今夕，久被「歐巴特列士」（雅典文中的貴族之名）壓搾得幾乎連氣都透不出來的一批無產階級的平民思想，更形加速地趨炎於宗教方面來；其目的當然在希望解決人世痛苦的包辦宗教，能够對於他們所忍受不了的迫害，一刀劈兩段的痛痛快快地剷除了，取消了，那才是他們達到了絕無僅有的唯一希望。

新會啓超先生在平民與貴族之爭裡面說：「及貴族政治與，全注重一階級之利益，且恃其團體，無所忌憚，行政司法之權皆在彼輩，自餘人民，學識寡淺，不知法律，一任其左右，人民都陷於農奴之地位，受地於貴族而代之耕，畢償以自給，償不能償，則自鬻其身及其妻孥以爲人役，至是階級之間，懸隔益遠，平民之憾於貴族，深入骨髓，革命之機，日急一日。」於此，足見得平民，不僅懷恨貴族資本階級，并且還有革命推翻的心理呢！被迫害而不出力抵抗革命，反致乞憐於宗教者，眞是大菩薩了。被這種大菩薩信奉的宗教，在英國羅素的宗教之信仰中，又叫做制度宗教，又叫做個人宗教，但是要看信仰此宗教者的意識注重於那一方面，希望解決個人的迫害者，即爲個人的宗教，希望平民的迫害解決，即爲制度的宗教。

平民宗教思想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資本主義是適合於無產階級的大批平民的生計團體中，老實說，平民越覺困苦，資本主義越見肥胖，平民勞苦得越勤，資本主義者越有大量的收穫，平民終年在夢中勞苦而不覺得其苦，資本家便得皷掌膰歡，平民勞苦得流下血汗，資本主義者要把嘴吧笑歪了。如果平民一旦覺悟到其勞苦不討好，爲人做牛馬，則資本主義雖不致於痛苦，却要把肚皮笑破了。

但是，宗教思想是使人清楚頭腦的，平民果眞悟其勞苦而無所得，傾向於宗教的思想方面來，則其成爲資本主義的入主出奴的仇敵是無疑的了。

宗教思想能否解決平民的痛苦

茹春浦先生說：「我覺着復興中華民族精神，宗教思想也可以有着相當幫忙的地方。」宗教思想既然對於復興中華

民族有相當的幫助，對於解決平民的痛苦也自得其法。因爲目前的中國，是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兩重侵略和壓迫，宗教思想果眞能對於中國這貧弱無產之民族復興運動有所相助，則其對於平民的痛苦也自能解決了。作者曾經在拙著民族復興與佛教裡說過：「宗教最偉大的權威，就是他能統一一國民族的不同的思想，經過宗教洗禮以後的民族思想，是純潔的系統的，絲毫沒有不景氣的斑點摻雜其間的。民族思想退化了，宗教思想是進取的，是希望的，是解脫的，是無忌憚的，是有魄力的，可以振發人民的精神。」所以，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雙管齊下迫害的平民階級的思想，一經傾向於宗教方面來，其痛苦一時雖不能澈底肅清，但至少要減輕很多了。因爲宗教思想幷不是麻醉人的，的的確確是使人清醒的，具有宗教思想復興民族國家的，史籍上斑斑可考。例如：再造英國的克林威耳，其所以歷萬難而不變者，得力於宗教的思想。再造法國的女傑貞德，庸庸碌碌，無一特長，其所以感動國人，克服其敵者，得力於宗教的思想。再造意國的加富耳，不治產以國爲產，不娶妻，以國爲妻，皆得力於宗教的思想。（詳見拙著論佛教在一般宗教中之地位，人海燈三卷四期）由此，足見宗教思想不但能解決平民痛苦，即復興民族亦有力量了。

互助論與進化論

馬爾薩斯按照幾何學所作的一部人口論，使合達爾文整理了三十多年搜取的材料創出進化的學說，此論初和世人見面的時候，一班將要出頭而未露頭角的卵批學者，奉爲神聖，尤以赫胥黎斯賓塞等推重得格外顯色，但一脚踢翻此說的亦大有人在；如杜里舒的生機論；摩爾根突出的進化論等，都是和優勝劣敗的進化說，立於異色的旗幟之下在對敵着，雖然，這不過是幾派的枝末上一部份的攻擊，根本澈底推翻的，只有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主張以互助爲生物進化的推動力；人類社會離開了互助的原則就不能生存，這與無天理的優勝劣敗物競天擇的孤性進化說，兩相反動，達爾文的建立宇宙觀人生觀，無不從物競天擇的進化論的原則衍化出的。他說：「生物之能生存，由於其適合環境，如狼爲逐鹿豕而食之動物，非有捷足利齒，不足以圖生存，然環境非一成不變，生物因之亦無不變，其變異之最適合環境者，即被擇留。試觀飼養家畜若，如發現其家畜有特長，適合其飼養之目的，即留之以傳種。例如獵犬之身體健全，長於奔走，補獲者，即被擇留繁殖種嗣。以有限之資料，供多數之生物，其間不能不發競爭食物之情形，此之謂生存競爭。競爭之結果，適於生存者，即生存，而傳種，不適於生存者，即滅亡，而絕種。」這是以食物而起的物競天擇。此外還有配偶的物競天擇：「動物雌雄之數，若不同等，配偶之間，即起競爭。雄爲得雌而發達其壯麗之壯態，雌爲得雄發達其秀美的狀態，務使足以適合求配之目的，其適者得配而傳種，不適者無配而絕代。」這是達先生配偶的物競天擇說，總之，他是以物競天擇爲進化論的原則。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上有一段駁物

競天擇的話：「人類之互助，爲人類生存之因，盛行于動物間，爲互助，而非互鬥。人類道德之進步，若由大體觀之，皆互助原則之逐漸擴大從民進族而至較大之社會團體，最後之無信仰言語種族之別之大同世界，完全是此互助傾向之擴展，故互助實爲進化之主因。」除此而外，還有一位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凱斯勒，在俄國生物學大會中提出一篇互助法則的論文，反對一般學者濫用生存競爭之概念，忽略互助的法則，他以互助的價值，大於生存競爭之價值，其於動物界尤爲重要。互助論之所以得到多數學者信仰者，實在是因爲互助論遍佈於各種動物間的個性所具有的事實上，物與物互助，人與人互助。甚至人與物互助，物與人互助，都是顯然的例證。無論優劣，都有啓智盡才的機會，并不像進化論主張優者不滅，劣者失存，因此一班的學者，都批評互助論是兼性的，而進化論之所以得不到人信仰者，固然由於推變進化的法則靠不住，同時也因爲只有劣者亡而優者存的緣故，好多人認爲進化論是孤性的。

互助論與生命論

平常人都可以爲生命論，只偏指人類及一切高等動物而言，而實在不是，社裘說：「凡有運動營養生長生殖等性質者即是有生命之表現。」所以社先生的生命論範圍，簡直擴充到佛教所謂情與無情之間去了。

生命論根本的主張，是說明某物之所能有生命存在，并不是僅有自體的親因緣，而是由許多外緣相助才能生存的。生命的總體，是由許多細胞互助而集成的，所以生命論上說：『人類之生命，與其他高等動物之生命相同，人類及動物植物等皆由無數有核細胞構成，而各細胞亦各有其生命，此生命亦爲其餘細胞所集成，推析最後，無一物可得，一切物其所以有生命者，爲各細胞生命之總和，故生命爲幾十萬億細胞之生命相互結合之結果也。』從上面這大段的生命論看起來，足見生命論亦主張互助，不主張有優無劣，有強無弱。生命論最後又說：「吾人決不能離開物質，獨立討求生命。」這不但說近於克氏的互助論上去，佛教的「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的緣生義，亦被生命論語及了。

互助論與强權論

在今日的世界上，好像除了强權論以外，什末也靠不住，可是，實際上并不一定，强權論失敗，不曉得有好幾次了。民國四年到民國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爭，德奧等國是代表同盟國的强權論，法等十六國是代表協約國的互助論，結果，還是互助論打勝了。

美國最著名的南北戰爭，原因是：南美洲有幾十萬黑奴，代南美洲人耕種，不勞動時，猶受虐待，如坐黑牢等種種不人道的虐待，這是南美洲人以强權論暴行的表現。而北美洲人主張人道互助論，不忍幾十萬黑奴不自由，于是北美人奮起大鳴不平，要求南美人開放黑奴，南美人不肯，北美人開發大兵，和南美人打仗，結果，南美强權論失敗！北美互助勝利了，幾十萬黑奴，從此開放，也獲得盧騷所謂各人天

賦自由權了。

強權論有的是槍炮兵馬，兩句話不對，打向前去，什末公理人道，眞不知爲何物。互助論有的是公理人道，公認爲是則是，公認爲非則非，是非是由大家判斷，非憑任何一人可以獨擅，必不得已，也會拏起槍桿來向對方射擊，爲的公理不平，人道淪亡，倒幷不是如強權論之好動手，好殺人，所以互助論是人道主義，強權論是無人道主義，世界上有天良的人，奉行人道，無天良的人，奉行非道，奉行非道的，在今日要以意國日本德等諸國；因意國之對阿比西尼亞；德國之昔日霸世界野心；日本之對我國，無非是採取非人道主義的暴行。奉行人道的，就不能不推到我大中華民國和美利堅等少數國家了。民國十二年日俄戰爭，美國之所以在朴資矛斯使兩國媾和者，幷非美國怕個什末染到自身上去，實乃因美國歷任的大總統和全美國人，都是抱的一腔互助人道世界和平的熱血，平定世界的局面，減少殘殺的行爲。其次如我們大中華，從不曾對別國爲難過，在歐風美雨東來了不久的今日，固然也數不到中國去欺人，然而中國實在也不願意爬上別人的頭頂上去逞威，我們總理的主義，根本就沒有談到以中國去征服人，只主張與世界上弱的民族握起來去和站在民主共利國的對象帝國主義拚一個死活，把帝制的國家打倒了，全世界都是民主共和一團和氣的國家，你既不想吞我，我也不忍吃你，這時候就是我們國民黨主義達到目的了。美國的媾和日俄戰爭與我國國民黨主義的最後的目的，都是抑制強權論而崇尚互助論的表徵呵！

互助論與佛教論

從前柏拍圖有個理想國家，大家都一致的認爲可惜不能實現的人間樂園，因爲柏氏理想的目的，是要希望全國人民相親相愛，贊助人道，不要亂打亂殺。其實還有超過這理想國者，世人猶未見到。就是佛教論中有一部梵網經裡面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世世，無不從之受生。」我們現在只認爲今生的六親眷屬與我有關有係，不知道一切衆生都與我們有着過去無量世中的父母姊妹兄弟伯叔和親戚的關係的。所以我們現在對待一切男女乃至一切畜牲，都不能刻薄，如果刻薄了，說不定就收對待我的親戚刻薄了。柏氏的理想國家，不過只限我們人類，而佛教却擴充到一切有情之間去了。

互助論，是喚醒無蕴散板的動物界，別要落落不群，要團結起來。因爲世界上沒有一物獨立而能生存，完全基於相倚相賴的生存着。既然如此，那末人與人之間乃至一切動物界都不能彼此相衝相突了。執槍桿兒來打來殺，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了。佛教如此主張，互助論亦言及此，眞是異道同歸了。

平民宗教思想與克氏互助論

平民的宗教思想，是由資本主義迫害得無法而傾向於宗教方面來的，希望宗教能够對於他們所接受不了的痛苦，有所排斥，有所解決。痛快地說一句，平民的宗教思想，是資

本主義的反動化，目的在使資本主義跌倒於平民的反化中，資本主義果眞跌倒了，則一般貧弱無產階級的平民，也就能大方無拘地享受各自的天賦自由權了。

互助論是由不滿於達爾文生物競爭的學說而產生，達爾文主張強存弱亡優勝劣敗爲生物進化的原則，克氏互助論根本打倒此說，以爲此說完全失却了——人類根本道德，不近人情。并主張整個人類社會都須以互助爲進化的原則。互助論中說有五種互助，(一)動物的互助，就是說一切動物中乃至微生虫都有互助相生的表現，如螃蟹的守助相望，螞蟻的相救，蜜蜂的合群，鷹鵰的「狩漁同盟」；鸚鵡的「社交性」，狼和獅子的「狩獵同盟」，這都是充分地表示互助法則是動物界自然的法則。(二)蒙昧人的互助；互防抵禦外人，表示互助。如埃司凱木的人民，老早就有連絡的共產村子等。(三)野蠻人的互助：亞細亞的野蠻人初搬到歐洲，就有家族組織的共產村子和打破血族生活變成社會的生活等。(四)中世都市的互助：中世紀政治商業漸漸發達，都市制度也漸漸擴充到團體社會上去(五)近世社會的互助：近代科學發達，雖有槍砲殺人，背離互助，但人類畢竟是賦於靈的互助天性的，終究要成功大互助的「勞動組合同盟會」等的組合的。上面這五種互助，是克氏互助論中的互助綱領，總之，互助論是推翻資本主義對平民不平等的虐待的；更推翻任何不近人情道德的强權論主張人類應該互助，世界應該和平，蕩盡一切的戰慶，極端的擁護和平之神。

目前的人類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打仗了」，「不要在世界史上排演慘劇了」。去年秋天，在北京不律塞爾舉行盛大的世界和平大會，出席者有成千成萬的各種社會地位及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在會議席上，只要凡是列席者，都具有精誠合作的互助者，互助論之迎合今日人類的需求，强權論之爲今日人類所切恨，再不要雄辯，於此可見了。

但是要得世界和平，非把資本主義的地位與無產的平民勻和帝國主義的解放弱小民族是無功益於事實。并且終究免不了階級鬥爭的。然而如何才能使本資主義跌倒和帝國主義推翻呢？自然，那只有以宗教思想清醒平民的腦筋不做資本主義下的農奴僕役和聯絡全世界弱小民族實行互助以抵抗帝國主義爲保障世界和平運動的基礎。

民國廿六年上海閘北××紀念日於武昌。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讚各界許樂用現爲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號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向佛教大衆推荐一部好書

——重印釋教文範的前詞——

通一

我的妄想最多，也許是性之所近，常想從佛教文學上做點整理功夫，我理想中待做的工作，如編寫中國佛教文學史，歷代僧詩選，近代僧詩選，佛教詩話，佛教小品文選，佛教名人書簡等等，這些，有的開始做了一部份，有的在搜集材料中，有的完全未做，前兩月編刊佛教文學專號，原想得到一些佛教文學上重要文獻之類，然而失望得狠，事實與理想的距離太遠了，沒有成績。

前兩年，在香港工商日報文學副刊上發現到黃葉君介紹函可大師的文章，據作者說：大師是明末人，不甘奴奉清朝，遁隱嶺南，著有千山集等書。明末遺老投身佛教寄跡嶺南著作明志者很多，這許多重要著述，在中國佛教史上，在中國民族思想史上，都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可惜散佚者多，在整個廣州市上，找不到一部千山集。前數期逸經上胡懷琛有一篇介紹宋道燦大師無文印的文章，據他說在中國已經失傳，（他是得自日本）我寫信托日本朋友搜求也沒有着落。我失望愈多，則搜求之心愈切，尤其是對于這類孤本的佛教著作。

自從林語堂提倡「幽默」以後，接着便是小品文抬頭的時機，從人間世宇宙風以至翻印名人小品文類，小品文的滿臉已算登峯造極，雖是一班經國之士認爲這種提倡有些近于銷沉志氣，但從純文學的觀點上說，也並非全無意識。也許我受了這種小品文的影響，常有選輯一部佛教小品文選的私願，這倒不是附庸風雅，因爲佛教文學作品向來很少人注意到，治佛學者大都注重理論，因此初入門者狠多望而生畏，歷代佛教大德所遺留下的文學作品，如近人所最歡迎的小品文之類也非常之多，不過無人選輯起來罷了。

過去搜集佛教文學作品最豐富的，莫如四庫全書中釋文紀，然而這部書皇皇數十冊，光是論三教一體的文章就有近百來篇，而隋梁唐代的四六駢儷文章也佔了極大部份，我從前讀北山移文滕王閣之類的文章就不起勁，我不敢自誇是具有時代眼光，我只覺得這種駢儷文難讀難懂難做，在現在實際的應用上，委實毫無用處，那種文字簡直是一種性靈上的枷鎖，我們不應再被它束縛着了。

僧教育辦了許多年，任何學科都沒有較完善的課本，尤其是國文科，我從前讀了枯燥無味的許氏說文序論周禮等等，雖與我們現實生活距離太遠，而爲了要考試及格却又不能不忍痛下死勁讀熟，我自己忍受過這種痛苦，現在又發現到

某僧教育道場竟教人讀背□□歌，辦佛教教育的是在造就實際弘法人材抑是造就古董學者呢？在現在，我眞有些惘惘然！同時，我選輯佛教文選的私心也就更深了一層。

前幾天，靄老給我一部手抄的書，那就是這部釋教文範了，我讀完之後，如獲至寶，原來這就是，我理想中的佛教小品文選，我所希求不到的無文印，這裡面竟選到有好多篇，這部書的特長，在編者例言里說明最詳細，編者說「長篇上千言者四六駢儷及銘贊祭文等用韻者與意義深奧待注解者，都不錄之」。這我和理想中的選輯方法，完全相同，在現在，我相信要說是最合時宜的一部書了。從前佛學書局銷行最多的是僧伽尺牘，而今這部書包括記，序，跋，傳，銘，說，各種體裁的短文，其切實用當非僧伽尺牘可比，望佛教大衆不要輕視了這部書！

這部書共採約四餘家文集，自唐迄清，搜羅不謂不富，僧伽方面作者有孤山，潛子，覺範，北磵，大觀，無文，笑隱，月磵，中峯，圓庵，全室，紫柏，憨山，雲棲，靈峯，高泉，獨湛，南泉，諸大德，在家方面有白香山，柳柳州，蘇東坡，王安石，黃山谷，楊次心，元遺山，戴剡源，虞道園，戴叔能，宋濂，劉青田，蘇平仲，焦弱侯，馮開之，余子畸，乾隆帝，汪堯峯，馮定遠，賀子翼，邵長蘅，彭允初，尤悔庵諸居士，這中間有許多人的文集到現在已是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印這部書，不能說是毫無意義的吧！

本書爲日本龜谷行子所選輯，初版是明治卅四年，從前不知何人送給焦山定慧寺一部，靄老抄錄一份，珍如拱璧，我相信這部書每一個僧青年都應該手備一冊的，因此，我才敢大胆向大家介紹這部絕妙好書。

人間覺半月刊 第二卷第七期 目錄

半月論壇——何必鼓其如簧之舌……暮笳
——拿出一點勇氣來……巴蕾
迷信問題（慈航法師講）……大愚記
中日兩國的佛教……蔡慧誠
略述十二緣起義（續前）……淨性
唯識破法之研究（續前）……仁性
大衆佛學——猜錯了謎了……化莊
——甚麼是原始佛教……大林
——行義與求利……醒幻子
太虛大法語錄……丁酩選
關心青年學僧前途的一封信……芝峯
請退出非道的主宰觀念……法藏
佛教動態——發起組織全國佛教文化協會的又一回響……歸雲
——南普陀寺舉行獻經儀式紀盛……鷺江一記者
我懺悔啦……愍僧
不是憤慨（「賸紙殘墨」之一）……渭陽
編座語末……編者

預定：全年廿四期連郵只收大洋五角
地址：厦門大同路二四八號人間覺半月刊社發行部

煩惱自尋

呆瓜

我們在當清衆受職事壓迫的時候，大家相約，有過一句發願：「將來臨到我們當職事時，切切不要忘了今天」！所以我哩，自從在寺院裏有了一點職權的時候，總怕自己忘了，特別在常看到的壁上寫着：「！？」。意思是：「不要忘了！有做到嗎？」。總是這樣消滅自己的「貪心」和「暴行」。所以我的這種用心，至今猶昔。

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他的出身，是皇宮裏的太子；他出家以後的生活，眞比現代叫化子總還要苦幾分；這是稍微有點佛教常識的大好老，總能對屬下，這樣開示的。我們頭剃光了，頭頂上並且還有幾個不長頭髮的疤疤；除非把頭髮長長了，聽便我們把衣服換光了，總是一個出家兒；美其名曰：「佛弟子」(？)。那末，我們寺院裏有房子給我們住，有飯給我們吃，也沒叫我們凍了；我們想想：我們實際上是否是「佛弟子」？

我相信：我們的同袍(？)貴族出家的很多；大資本家的兒孫出家的很多；但是我還相信：一個個出了家，他的出身不是「貴族」便是「資本家的兒孫」。我更相信在寺院裏「管人的」職事，「唯我獨尊」的方丈，乃至一切「納福的」一切諸山長老，都是佛弟子中的金鋼鑽。

我從前聽到老前輩開示我：「出家一着，非將相所能爲」。那末我曉得出家兒當然比將相還要高一等，所以應該「養尊處優」。尤其是一個個「管人的」職事，「唯我獨尊」的方丈，以及一切「有地位」的長老們，都應當有「尊」「優」的供養；「自由」的行動。不比當清衆的「喝鹹菜湯」，「草鞋倒過來穿」，「生蓋不准說泥裏長的」。所以具有這種資格和地位的職事，方丈，長老，也得飽參飽學的「老參上座(？)」。這一類有資格有地位的佛弟子，我們且不論他是否「飽參飽學」，不過這種享受，也要有相當的福報，和機緣，才行，倘閻羅大王給我們多活幾天，或者總有滿願的時候。但要慢慢的來呀！倘使强求，恐怕要上當的罷！！

我們的喉嚨如銅鏡一樣的响亮，可以叫「化子納」；可以叫「我佛如來」。但是除了叫「化子納」，「我佛如來」，還有別的什麼用處嗎？華嚴經，法華經，金剛經，都是給我們塡經懇的吧？那一個法師有福報，講經講得好；那一個法師沒福報，講經講得不好；我們都會批評。我們自己也來一下子看？！

我們頭頂上不長頭髮的疤疤，是我們吃飯的符號嗎？我們的方袍圓領穿着，是給太太小姐打恭作揖的嗎？我們站八字，踏方步，是給太太小姐……的嗎？我們最好在「打無明」「抬槓子」的時間，抽一點功夫，把這許多疑問詳細想想：我們果然有點慚愧，居然還肯懺悔，這便有希望。萬一心地越發不平，越發憤怒，那便「愛莫能助」，終于「煩惱自尋」。

悵惘

林蔚雲

或許是前生的業債，半生來總是在悵惘中討生活，似乎這悵惘是人生過程的要素，究竟悵惘給予人生是好還是壞？只有聰明人能够了解，差一點的便是隨着打混罷了！

我平生最慣悵惘，每過沒法解決的事情，至少總要一天的悵惘，悵惘到無法的時候，煩惱雖然有時減少些，然而所遺留創痕已經是很深了！所以我自學佛已來，幾次想要不悵惘，想從悵惘中打一條出路，然而慣了，任你怎樣避開，怎樣利用，依舊不能跑脫了悵惘之路，悵惘之神，是如何的頑强啊？！

我悵惘的事情太多了，所受的痛苦太深了，清算平生悵惘的事，何只千數百件，僅就讀書一種，已經悵惘得好幾次了！讀書會有悵惘，誰都不信？！

我讀書的悵惘，第一便是沒有錢買書，無論一部書十幾塊錢沒有能力買到，就是幾分錢一本書，也會常常發生問題，除掉向親友借到的話，我是不能離開悵惘的！

不過普通的詩書，有無我可忍耐，佛經是一天不能不接觸的，尤其海潮音和人海燈最是我心愛的讀物，人海燈現在終算由通一法師贈給我常年一份！！只有海潮音因爲沒有錢，今年尙在悵惘中想辦法。

談到訂閱海潮音，便會連想到這幾年來爲了海潮音的笑話，記得最初訂閱海潮音的時候，恰是滿智法師主編那一年，那年我的生活還過得去，兩塊錢十二冊海潮音是沒有問題的！就繼續訂閱二年，至芝峯法師主編的時候，因爲錢沒有了，便不得不忍痛中止，不過那時候澄海尙有人訂閱，自己雖然沒有能力，向人借讀是可以的！所以心裏雖是悵惘，還是過得去，再下一年就沒有辦法了，人家既不訂閱，自己復沒荷包，就想出一個辦法，說來慚愧，辦法嗎？便是向人募化兩塊錢去訂閱壹年。

韶光過得眞快，轉瞬一年已經過去了！今年訂閱海潮音要有什麼辦法呢？眞是悵惘到了極點，募化嗎？沒有年年布施的大士，投稿換酬呢，時間工夫都難做到，——我只有悵惘！

悵惘在佛經，大概是常隨煩惱之一，每一個人有了悵惘，從任何一方面，至少總要矛盾，支離，比方我沒有錢訂閱海潮音，至多不過沒得讀罷了，用不着悵惘而自找煩惱，然而實際雖然這樣，心裏却偏要悵惘，不是前生業債是誰呢？

可是悵惘雖然給予人生不少的罪惡，不過有時候也能够給予人生一種好的增上緣！譬如我們做壞事，能够悵惘了，便是懺悔的前鋒，所以悵惘在人生程中，只是要人們能够利用，如果利用得對，說不定悵惘就是一切善業成功之母咧！

我們既了解悵惘給予人生的虧惠不定，我們就可以安慰現代一般的學僧，因爲現代一般的學僧確是苦悶極了，悵惘極了，可是悵惘不是決定沒有辦法的

，我們且來檢討現代悵惘的學僧！

現代的學僧的悵惘雖然很多，但總括不外求學，這一種比較厲害的了。固然——僧教育在現代中國佛教上，似乎還是跨着幼稚之路。不過僧教育給予一般僧衆的認識，近年來雖說有了長進的貢獻，可是大多數人對於僧教育的悵惘，相信還沒有逃出懷疑的範圍？所以悵惘在一般僧伽遂成了普遍化，其實僧教育橫豎用不着悵惘，學僧求學亦用不着悵惘，所悵惘的大家不能斷去疑惑罷了。

那麼，悵惘既不能和僧教育發生什麼關係，悵惘在一般的運用上便亦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只要認識悵惘，未必「煩惱不能成菩提」啊！

悵惘，悵惘！你給我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

一九三七，三，五，脫稿

與曹仲淵先生書

通一

仲淵先生：

承寄令夫人「行述」，讀後頗多感慨！假定你所說的都是事實，我和你的意見便有幾點大不相同，你發表這篇「行述」，與佛教很有關係，我雖是一個淺薄的佛教徒，明知所說未必令你滿意，然而，既承賜寄「行述」一份，不妨聊獻一得一愚以就教于大雅！

綜觀你的意思，對佛教雖沒有提出肯定的反對，而字里行間，總似乎怨恨佛教害死了令夫人，你對於佛法並沒有解除懷疑，從你的言論里可以見到，我以爲尊夫人的信佛，其誠懇雖有可取，而不知用功的方法，以至於消瘵而死，這譬如治機器者自己不慎輒斷手臂一樣，自己不善運用，而怪機器殺人，豈非笑話！

令夫人雖知念佛，不知許多淨土經論中在在都是教人勤持五戒十善六度等，而作資糧之助，並沒有教人一事不做躺着念佛以待死神之來臨，以待彌陀之接引，有人這末做，那是自己將醍醐變成毒葯，自害自，與佛教何干？

淨土法門，三根普徧，在佛教最易奉行修持，然而往往一般念佛的人，都走了消極的一路，這種人，以爲念佛最簡單易行，不知念佛人的工作不比別人少，他們沒有大善知識的開導，不曾廣閱一切淨土宗的經典，只知放下一切，消極念佛，忘棄了自我，忘棄了社會大衆，這種人最可憐愍，在現在也最多，既與佛教本旨不合，而又令社會上人因此對佛教發生懷疑，令夫人就是這類人中之一，她是上了盲修瞎煉的當，正如一部好的汽車被她開撞了牆壁，這不是她的故意

，我們不忍苛責她兒戲了自己的生命，每一個人都是愛惜生命的，她犧牲了生命，也同時犧牲了她心愛的汽車，(佛法)我們現在怎能再說是汽車機不靈之故害了她的生命呢？

你所請的兩位佛教大德，並不是什末眞正的大德，那兩個人對佛教的篤信的誠懇修持的認眞或會比令夫人好些，你要想這兩個人治好令夫人的偏執病，那就難了，(那兩個人的思想與令夫人一樣頑舊)令夫人是守舊者，她的念佛宗旨是與迷信的老太婆相同，她腦海里充滿封建思想的殘餘渣汁，她對于佛教沒有新估價，她是時代鏡子的反映，所以在社會上，在佛教里，我們都可說她是時代的犧牲者！

你對於令夫人是否生西似乎有點懷疑，念佛生西的必要條件，在乎臨終時的「一心不亂」，有的人平時念佛工夫狠純熟，但在臨死時自己手忙脚亂，既不忍捨棄一切，又爲病苦所磨折，令得心不專一，這樣，功虧一簣前功盡棄者頗多，令夫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但你說她逝後渾身棉軟，通常說來，這是一種好現象，你說無法証明這是修煉的好現象，是否修成正果，其實，你可以從別人的死去比較，普通不信佛的人死時，是否有這樣的結果？你能實際有機會比較一下，你就會相信令夫人是否白費工夫，具有科學頭腦的人注重實驗，這是可以實驗的，並不是滑稽的話！

你說令夫人念佛的結果，精神生活與實際得益成爲最大的矛盾。你不明白令夫人根本方法不對，反怪阿彌陀佛不是無上醫王，這末免令人笑話，儘是一天到晚參禪念佛，而忘却了自身健康的保養，這是愚人知見，整個三藏十二部佛經沒有一種修行法，請你特別注意這一點。

令夫人曾從鷄公山道士學法，可見他對佛法認識未清，信仰未堅，她的信仰沒有以理智爲出發點，單憑感情作用，所以容易發生動搖，她只得到佛法海中的一滴一滴，沒有整個的認識，這原因是她讀書太少了，尤其是大乘各宗的經論。

你承認素食有益，而以令夫人不吃牛乳雞蛋爲憾，這可分兩點來講。一：牛乳不算是葷腥，向來吃素的就不忌這個，有之，那就是他吃不慣或見識小的緣故。至于雞蛋，近代用科學方法飼雞，雌雄分處，其雌雞生出之蛋無靈命，這種雞蛋是素的可以吃，不過這話只可對新思想的人講，頭腦頑舊者根本便不承認有這末一回事。這兩種東西本來可以吃而令夫人不吃，這未免有點寃枉。二：向來佛教中人不吃這兩種東西的居多數，原因是牛奶太貴，新式雞蛋既少而知有素蛋的更少，但並不因此便感營養不足，許多叢林中的僧徒養得非常健壯，他們並沒有吃牛奶雞蛋，這原因是他們息作有時，調養得法。反之，一個人整年狠少活動，就是終日灌以參汁或補以鹿茸，亦未必有效，令夫人的死，不是未吃雞蛋和牛奶，而是四肢太少活動的關係，通常念佛參禪有經行（就是行路）和趺坐兩種，這兩種做平均了，再加上常常拜佛，(拜佛時四肢都活動，頗似柔軟體操，與身體極有益處)身體絕不會衰弱的，他自己不會這樣保重，而你又沒有加以特別督策，等到死了，怪她未吃牛奶雞蛋，這叫做噬臍何及？

修不淨觀不必吐涎沫，如以涎沫爲不淨，則大小便利更

不淨，能因除此不淨而不飲茶吃飯乎？吐涎沫傷神傷氣，極不衞生，她這觀念錯到極點，惜乎當時無人糾正她。

東邊掛着馬可尼像片，西邊掛着西方三聖，這眞是絕對相反文化的對照嗎？這問題太大，一扯開就會談到東西洋文化分野問題，暫且不談。不過，你以爲令夫人在西方三聖之下斷送了生命那末免太歪曲事實，我已說過，四體不勤、念佛等死，這根本不是佛教教人修行的方法。

你的結論認爲令夫人是封建社會思想下的犧牲者，這話是對的，因爲她思想太舊，所以對佛教沒有新的認識，走上從前千萬人的錯路上去了。你說佛教是愚民思想，從漢朝到現代，不知斷送了多少有用人物，這話未免太武斷，現在略略說一點：——

中國儒道兩家思想如何？諒你必狠清楚，道家無爲，儒家治世，在佛教未入中國以前中國思想界逃不出這兩條路，佛教輸入，唐代文化思想是如何？宋明理學思想又如何？且不論是好是壞，「影響最大」，誰也不能否認的吧？又何曾只是「愚」民而已。

燒香拜神，在中國不自佛教始，佛教傳入之後，寺廟漸多，神佛漸淆，無知人民，一體看待，寖假成爲社會風氣，佛教注重唯心，禪宗唯識，尤重智慧的訓練，跡像之教，只是引中下根機者從此入道，原是一種方便法門，明佛法者都能知之，令夫人執其一端而捨其全，這眞是盲人摸衆，執一尾鰌而認爲鯨就是全身，可哀可愍！所以，你說令夫人死得可惜是可以的，要說是佛教是愚民思想害死了多少中國人，這話根本不合邏輯！

佛教在中國，經過幾千年的變化，造成現前這副狀態，它有它的歷史上的成因，現在，我有們對它要一種新的估價，新的整理，使它對這新的時代發生新的作用。至于泥古不化，專做閉門的工夫，那是我們最反對的。

因讀令夫人之行述，略抒所感，還望諒其愚直，好在你還承認大乘佛法與科學相通，不必再多說廢話，近來頗忙，此中頗多不愜意處，但亦只好寄來算了事了。

祝

你康健！

——通一——

佛教與佛學中英文月刊

第二卷 第十六期

▲本期內容▼

獻給遠參最後的忠言 慈棠等
佛法中之科學 楊棣
佛教的新姿態 叔英譯述
佛教與詩漫論 竹摩
太虛導師在佛法中之意趣 羅曜青記
原原本本說唯悟 李瑞芝
戴院長在金山寺僧訓班訓辭 河口慧海法師閉關著述
程芝軒氏在五台出家 東亞考古會探考蒙古古跡
陳漁父居士維護佛教原函 一個蜘蛛裏魔鬼如修
次寂英上人南樓偶感 劉楚才
尤老惜陰居士獎勉本刊主編原函

附佛教轉道學院院刊

▲英文版▼

I. Malaya's Suitability for Buddhist Culture.
II. The Vows of Samantabhadra

發行：星洲丹戎巴葛普陀寺 各界函索即寄

香港登九蓮華山佛教公墓弁言

太虛

十方佛土，亦復皆空，覓身心法界，都不可得，何生養死葬之有？然理性常寂而事緣恒差別無盡，現通自出神火而化，佛與阿羅漢訶尚矣！舍利建塔以作人天福田，本異乎世俗之墓，隋信行禪師高唱第三階普法，寂後其徒多依附師墓而葬，不期形成佛教公墓；然後世莫得而考，特禪林今尚遺有普同塔制，荼毘者雖可以骨灰入，其瘞全身者仿同俗葬，佔地漸廣，況近歲佛教普及、優蒲塞夷甚衆，亟應以土葬之改良，故今適應繁府都市以興起之公墓制，佛教徒亦有其需要，且佛教徒之聚葬於佛教公墓，不惟葬時可依佛儀，身入安土，尤以可常聞法音佛號，超拔心識以上昇，形神兩濟，莫善於是，上海倡之，今何張蓮覺居士物又應之於香港，有登九蓮花山佛教公墓之發起，誠現代佛教事業之新建設哉！頃承發起諸德囑一言爲弁，更進一議，除畧仿上海之佛教公墓外，可添設一焚化電爐，並於公墓中心建三寶塔，六方環以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蒲塞，優婆夷六普同塔六衆，佛徒之願荼毘入普同塔者，可分別各入其部衆之塔，塔中空而層列骨壇，各書姓名其上，眷屬亦可進塔展敬，原佛制以荼毘爲善，故應有是爲倡導，俾漸變以階進，發起諸德，其亦首肯乎？則香港之佛教公墓，更出一頭地矣！

民國廿六年三月廿日太虛敘于雪山丈室

重印釋教文範序

靄亭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建化門頭，不捨一法，固應理事幷運，空有兼賅，不宜有所偏廢也。趨空之徒，每多執理以廢事，詆毀現實，昧於世情，一以不立文字爲口頭，致使眞理泯滅，大教消沉，流弊所至，啞羊徧布。着相之流，率皆執事以昧理，崇拜物質，嗜欲薰心，迷不知返，俗步亦步，模仿惟恐不眞，纏綿世諦，墮入文字障中而莫由超脫，上之二者，皆各走極端，未能相融，所謂過猶不及，其失乃均。夫文字觀照實相三般若，本有相用之妙，由文字而起觀照，由觀照以證實相。要在不即不離，神奇臭腐，醍醐毒藥，是在當人善以運用之耳。近數年來僧教育日形發達，所授國文均沿用世諦文字，而思想言論方面，不免有偏激之流弊，一旦印入青年純潔腦海中，殊難洗滌，則釋教文範之選編又烏容已乎？斯編乃日本明治卅四年龜谷行所編，取材之書，都數十餘種，均歷代緇素大德關於佛門之佳構，選評精確，已成孤本，曩於焦岩抄錄，久藏篋笥，今以時世所需，亟謀付梓，以公同好，通一法師力任標點讎校，蓮覺居士等以經濟助成之，因緣會合，成就有時，故喜而記其緣起，並冀僧青年讀者，去其偏執而端其趨向焉。

民國廿六年四月一日鎮江夾山靄亭敘於香港東蓮覺苑

孤峯零雁記

明性

湘江之濱，有一孤峯，爲南嶽七十二峯之一；距岳百里，峭然孤立，迥出群巒。古樹扶疏，掩映其間，佛殿僧房，籠罩其上。晴嵐煙雨，氣象萬千。每當秋夜月明，萬籟俱寂之際，雁陣驚寒，鳴聲斷續，與晚鐘相應和，蓋乘雲古刹在焉。相傳南北朝梁天監時，宏宣國師奉勅來此開山，遂爲茲山之祖，尙有一丞荒塚在三門側，墓木盈拱，殘碣滿尺，足供後人憑弔歎歔！至李唐，來一彌陀化身之活佛，挂搭此間，臨去索挑夫，爲知客僧奚落，乃以神力役使四大天王爲之運送法衣寶器，住持僧知之，追至江濱，佛已登舟，有「五百年後回雁峯」之語，菩薩過化存神，遂成爲萬家生佛之道場。其中法器古物，寥若晨星，住僧數人，老少不一，賴二月八日活佛生日之香火及應赴以爲生，藏經缺如，鴉鼠偏多，眞是暮鼓晨鐘荒涼古刹也。

湘南一書生，十年前負笈從師，偶經其下，心嚮往之，後入師校修業，五載下帷，不履城市，一日，散步江濱，見一赳赳武夫，導從如雲，乃生同里。聞生卒業，請爲記室，司筆札者三年。生以其重武輕文，屢請給假，不允，且曰：「一介書生，不識富貴利達，功名出亂世，時勢造英雄，再三思而行，毋貽後悔」！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武人大怒，將脅之以兵，生遂逃，遁入孤峯，又遇一友攜眷在此進香，友亦軍人，留之行伍，寄食一月，頗遭白眼。生以家族師友不足恃，發生厭世離俗之思想，乃與老僧閑談，憤然有出塵之志，老僧莞爾曰：「以若之善根深厚，出家不患無眞樂趣，可得圓滿之結果。」生欣然有喜色，遂禮之爲師，從而茹素焚香，閑閱楞嚴經不甚了解，而鑽研求知之慾愈盛，只恨無明師開示指導之耳。

時維八月，序屬中秋，生倚剎角危樓，看衡山翠黛，湘水漣漪，晴空雁字隱現雲間。剃度師傅謂之曰：「余今回家過節，汝在此看守香火，月餅糖果，任你取食」。生年二八，胆小如鼠，黃昏蕭寺，萬籟無聲，惟聽秋蟲唧唧，如泣如訴，生擅晚鐘燃香上燈後，不食不飲，和衣而臥，以被蒙頭，以畏鬼物之揶揄，嬉娥之冷視，終不成寐，輾轉達旦，寂歷空山之況味，非外人所能領略，而孤零單調之生涯，更有難言之恫矣！

節後師歸，偕一老比丘至，翌日師命偕生往南岳求戒，始易僧衣，乘車前行，聞車中人語云：「和尙爲何不行脚，亦來此坐汽車？」生厲聲曰：「民國成立以來，剃髮之令即下，圓頂科頭之和尙，比比皆是，和尙本是凡人做，只是凡人起分別！和尙以方便爲道，坐車不過開方便門耳」。行人莫名其妙也。頃刻抵站，前行數武，入一叢林，向客堂一拱手，知客師出，生合掌問訊，旋同進茶點後，老比丘告辭，且以銅元一串畀生曰：「此間諸事方便，毋須用錢，只剃頭耳」，生牽衣相送，依依不捨，

欲從遊覽名山，不許，曰：「此非遊歷之時，後會有期」生初入佛門，人地生疏，獨居一室，自思自嘆而已！

三日後，知客命照客搬單入禪堂，老參比丘，新學沙彌，濟濟一堂，秋杪結壇，同戒男女百餘人，一日，同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法堂已，鵠立左右，四山長老咸集，演說傳戒之源流軌則後，忽聞阿闍黎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生斯時不覺吶鳴，莫能仰視，心中默然嘆曰：「余雖非如玄奘無父，曼殊無母，而天涯地角，久苦別離！今也辭親割愛，脫離俗家，掃葉焚香，送我流年，出家容易歸家難，不知何日得與二老相見」?! 既而禮畢，有長老來勸慰之曰：「善哉善哉！汝宿植慧根，有大志願，現比丘身，爲天人之師範，爲佛門之棟樑，異日龍華會上，同証菩提，普化三千大世界一切有情」。三壇大戒，一月已具，爲一新戒菩薩，忝顏披衣，慚愧而退，讀者誌之，此爲生在南岳受戒時之感想也。

生既入空門，來此名山，恍若武陵漁父，初入桃源發現世外之福地洞天，得到人間光明自由之路，故即稟白剃度師，在此修學，求其方便智慧與無上法樂，幸此寺立有佛學講習所，每日上課一小時，暇則自修，與一小戒兄，借得伊師祖之靜室一間，明窗淨几，靜坐其中，披閱經典，翛然自得，漸入佳境，頗有萬事皆空之幽趣。

韶華往昔，倏屆冬臘，朔風凜冽，大雪滿山，頓成琉璃世界，生着直裰，冷風砭骨，靜坐不寧。主講法師來告之曰：「我寮舍後之炭甚多，汝可取之禦寒」。生乃與小戒兄共燃薪炭，圍爐師經習靜如常。轉瞬年間在邇，寺中拜萬佛懺，每日數百拜，生視爲應作之佛事，抖擻精神，於冰天雪地之中，與寒風相掙扎，苦中作樂，不足爲外人道也。

一日，諸山長老齊臨，圍爐談道，忽有人請生參加，生擱置佛書，整衣入室，合掌坐下，有頃，教授阿闍黎云：「明春余往江浙，僧立小校事乏人代理，某某師學校出身，擬請前往維持，諸公以爲如何」？各長老一齊起立贊成。生乃囁嚅而言曰：「承蒙教授和尚及諸公雅愛，要令出山服務，誼不容辭，祇以初入佛門，本宜專修數年，以求悟得門徑，僧校事繁，不敢遵命，事簡或可商榷。」教授和尚云：「校務簡單，汝惟每日念佛看書習字耳」。生喜而諾，合掌而退。新年元宵後，生遂起單前往該校，餘暇之時，再閱楞嚴法華等經典，豁然有省，不似去年格格不相入矣。

艷陽天裏，日煦風和，滿城桃李如錦，四野草長鶯飛，生率學子數人，踏青郊外，忽逢故人，西裝革履，目中托立克，手上斯狄克，得得前來，駭然而問曰：「大師相貌魁梧，年富力强，逼肖昔年同在湘南最高學府之某君，胡爲乎抱消極而至如此」？生曰：「別來十載，人事無常，身世浮沉，恍如作夢，去秋由贛回湘，正如孤雁南來，失羣鎩羽，旋即遁入衡岳，學無爲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出家乃大丈夫之事，學佛是有血氣之倫，天下滔滔，河清幾時？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舍修學大乘佛法，其誰與歸。菩薩發心，度人救世，勇猛精進，積極修行，六度萬

行，何所見而云然？我以一介書生，三尺微命，憂患餘生，進而出家，近得安居樂業，清淨度日，亦我生不幸中之大幸也」。故人微省曰：「貴校與敝校，隔垣咫尺之間，請不時惠然肯來，暢敘離情，藉續前緣」。此後生與故人，奇文共賞，疑義與析，唱和新詩，樂不可支！然而人生聚散，皆由前定，生於暑期，漫遊名山，參訪隱者，又與故人黯然分離，生既踏遍衡山前後諸峯，南岳三絕——祝融之高方廣之幽水簾之奇——亦已收入詩囊，滿載而下，掛搭一寺，則見去冬同住之小戒兄在焉，臥病客寮，數日不食，奄奄欲斃，生與對榻，山中多蚊，燃香數枝置之牀前。生以倦遊，夢入華胥，耳際聞有呼聲，張目一望，滿牀皆紅，棉被已爲祝融氏化爲灰燼，身幸無恙。超越而過之，炎炎水宅，亦云險矣！翌日扶小戒兄上車送至伊師處即返，捲單而行。

時近初秋，月明如晝，一葉扁舟，夜泛湘流，月夜登岸，生上孤峯，師猶未起，終夜跋涉，生頗勞頓，倒於沙發，假寐休息，師起而叱之曰：「此沙發爲老僧及貴客休憩之所，豈容孺子酣睡？」生以手拭其惺忪睡眼，欲哭無淚，默然而起，問訊退至客堂，後師見之可憫，指示以久曠之寮舍，命生灑掃而下榻焉。自後生整日經營應赴之表文，獨居無偶，孤陋寡聞，只聞人云：「小戒兄送至伊師處，三日生西，老比丘亦於月半節圓寂」更覺人生無常，始終苦空，遂告別其師出外參學，以求明師法友，年關後師以常洋三元作其川資，生幸得入武苑，聞法一期，忽聞人云：「其師已於去夏之初逝世」，生竟未得片紙隻字之噩耗，想係孤峯山僧，不知修書作字，或爲外人乘機奪取小廟，生曾數函質問同住僧人，迄今未見復音，其師貽謀之不臧歟，亦生前世未結人緣之故耶？

生之剃度師入寂已經一年，生以教職在身，無法抽身回湘，無力表揚師德，（亦不過一應赴僧無可表揚）以報剃度之恩，祇得作詩一首，以資紀念而哀悼之，詩云：

「廻雁秋風任所之，嶽雲湘水夢中思。前年臥病未服勞，去夏涅槃不得知！武漢棲身人意和，衡陽回首我心悲！悲歡離合尋常事，欲報師恩愧已遲！」

生以孤峭之性，耿耿孤懷，恩師物化，正如孤兒，雖幸遠離迴迴孤峯，猶如孤鳴之翔翔海上，海闊天空。而往事之不堪回首，人間之死別生離，新愁舊恨，更有甚於孤峯零雁，欲留不住，呀呀呼伴，形單影隻，書不能成字矣！

旅寧散記

一、七塔寺一瞥

道屏

當我踢上七塔寺的山門，觸目驚心的是七個鐵塔並列的擺着在那裏，這也許是七塔寺之所以叫做七塔寺吧。

我頂討厭穿起大袖的海青，在街上橫衝直撞，雖在講究以穿海青爲最上乘的寧波，我也破例不大穿牠，雖然有時會被穿了海青不離身的人背後說我不好，但我也懶得和他們去計較。我還是喜

行吾素。可是我這次到七塔寺去，又却穿起我頂討厭的海青來了，這個旁人聽了一定要異常驚奇。我告訴你：不用驚奇，我自有我的虛玄。聽說七塔寺是咱湖南同鄉的大本營，上至方丈，下至飯頭，統統是清一色的湖南同志。像我這樣窮途落魄的畢三，吃飯睡覺，都成問題，很想我們那些昔同鄉，高抬貴手可憐可憐我，舉我做方丈，那當然靠不住，至少我也希望給我一個飯頭或什麼頭當當我也情願，同時，我也不虛此生了。若是不穿海青去，他們會疑心我不懂規矩，那可糟了，非但得不到他們的垂憐，反而要遭他的白眼，我不是呆子，怎會自己給自己下不去。

照規矩，進客堂同知客師兩人板起副怪面孔，正襟危坐，機械式的他一句硬話來，我一句硬話答他，毫不假以辭色。不知道的幾疑心這是師父在訓斥徒弟；知道的呢？說這是一賓一主，是初見面時的會談哩。我眞不明白這是一套什麼玩意，有人告訴我，說這是祖師傳下來的規矩，我恍然大悟，怪叫一聲：「好一個祖師傳下來的規矩」！我雖然不愛受這規矩的束縛，但這次是自作自受，誰叫你來呢？「既來之，則安之」，此古人之遺訓也，當此舉國提倡復古聲中，我何人耶？敢大胆反古嗎？我忍氣吞聲在那牢獄一般的客堂裏，如坐針刺似的坐了十多分鐘，滿望有個正襟危坐的知客師來作訓斥式的會談，誰知鬼也沒一個出來。我這一氣，非同小可，扳起脚來就往裏跑，什麼規矩，我會將牠碎成個粉碎。然而，還好，沒有人阻止我不許我進去。行行重行行，走了一進又一進，地方倒也不小，和尚尤其多，出出進進，上上下下，來來去去，盡是和尚，而且都現着忙得很的樣子。看了我一個人遲遲其來，有的駐足而報我以目，好像我有什麼秘密要被發現似的，有的還跟着我後面走，我回轉頭來一看，是幾個小和尚。我就問他：「佛學院打那兒進？」他問我找誰？我說：「多着呢？你們佛學院的法師，我全認得，你帶我去好了。」

找到寶忍法師，和他談了一會，領我參觀講堂，閱報室，宿舍等處，大略還馬虎過得去。十二時，陪我到方丈吃飯，與二位退居和尚（忘其大名）相見一問訊，彼此請教一番，不知怎的，談起我的小廟，乃至我的祖先來，他們竟如數家珍，比我倒還熟悉些。下飯有辣椒，很對我的勁兒，連吃四五大碗而罷，卒使添飯的茶房，始而驚，繼而疑，終乃大笑。

飯後，有人問我要不要見方丈和尚。說起這位方丈，他的名叫做溥常，（當然是湖南人）黑的鬚子，近視眼，我在湖南就曾過他的本來面目了。去年七塔寺佛學院請不到人講課，延慶寺主講芝峯法師介紹我去，他連連把頭擺了幾擺，說：「他嗎？眼睛長在額頂上，我委實不敢領教。」我恐怕也年來法力愈高明了，已把我的眼睛搬到額頂上還不够，這次硬要把牠搬到頭頂或腦後去，那就可吃苦了，不但不能看書，就是路也走不成了。所以我也委實怕領教他。

心透師來說：「糾察圓成師很想看看我。」我說：「不要緊，我同你去。」不由自主的同他到了我所視爲畏途的客堂，與糾察師相見了，問問這，談談那，不覺又是一小時。

到處走了一圈，歸納起來說一句：方丈樓上唱水陸，（和尙）方丈樓下唱京調，（齋家）左邊大壇拜懺，右邊小壇（應名諸經壇或淨土壇。）唸經。水陸三四堂連起打，梁皇水懺不知多少，交關好哉！七塔寺的佛事！

二、觀宗寺鳥瞰

我住的樓上，向南有玻璃窗，打開玻璃窗一望，觀宗寺的輪廓，可一目了然。與我斜對角的，是觀宗寺辦的義務小學，每天打呀！唱呀！鬧個不休。晚上或黃昏，有一種幽幽然的一聽就知道是男子唱的女人京調的獨唱；等一忽兒，又有一種非常粗氣而喔喔然的小生上場，大唱其情歌，間或有胡琴聲，以助其興，但也不常有。這你不用猜疑，準知是我斜對角的義務小學裏面播送出來的。然而，不一定每晚都有，間或又唱水陸，一唱百和，鼓鈸齊鳴，靜坐無事，亦可藉以解悶兒。有時嘎然而止，此教師指正錯誤也；有時忽然哄堂大笑，此教師去而次序亂也。據我調查，教水陸的，是某西堂，水陸甚高明，聞每年藉此收入很豐富云。（一班半月畢業，每班至少三十人，每人至少供養一元）。確否，當然待考。

去延慶寺，須從觀宗寺門口經過，我每次經過，只在車上朝裏一望，恍惚看到有放生池，放生池過去，是石板地，石板地上，就是千寺一律的天王殿了。有時車跑得快，連望一望的工夫都沒有，我就望也不望牠了。一天，可度都監法師，邀我去觀宗寺參觀，他却穿了海青，我可破例沒穿那襝什子。他因爲以前在觀宗寺當過知客的關係，資格很老，所以我們用不着進客堂同知客師坂起面孔說硬話；而且有人反來招待我們。在客堂裏，署用茶點，我就要求知客師陪我參觀。

先由大殿參觀起，其時適上堂，數百餘人，分站兩旁，說法和尙，高据法座，左拂右杖，威儀堂堂。外表看來，誰個不駕服這是法王再生？次之，登樓參觀弘法社，同學因上堂聞法師去了，宿舍是全鎖着的，講座空空如也，沒有一個人，唯空餘二十幾張講桌和一個法師講教觀綱宗時要結跏趺坐的法座在招手歡迎着我們而已。下樓，往各水陸內壇及各處亂走一陣，於是到方丈後面，參觀諦公紀念堂。紀念堂是諦公生前的住寮，死後即把牠關起來，裏面供了他的遺像等物，作爲紀念他的地方了。堂屋總共有三間，左邊一間，是臥室，被帳依然；裝飾仍舊，恍若諦公倘在也。右邊一間，是書房，書架上放滿了法華三大部，和諦閑法師全集，（約有數十餘套）其他經論，一部也無。還有幾個書架，但不是書，而是些諦公生前必用的東西，如茶壺茶杯，便壺馬桶之類，還有諦公的牙齒，也擺在那裏。總而言之，凡是諦老生前所用過的東西，一樁樁一件件，都陳設在書架上供人憑弔了。中間一間，是供着用泥塑的諦老遺像。聞係弘法社某同學的藝術結晶品云。

飯在庫房吃，雖說是爲我們加了幾樣菜，無非烤麩之類，沒有什麼可吃的。而當家師口口聲聲叫白米飯來（平常吃的黑米飯），可是我們吃完了，白米飯始終未到，其白米飯之未熟乎？抑當家的故弄虛玄乎？吾不得而知也。

我們告辭出來的時候，正是過堂完了而數百人魚貫入大殿外的石板上打圈圈兒念佛，由方丈（不是寶靜法師，是某西堂代理）領衆，時而左轉，時而右轉，無數的頭顱鑽動，（有四五省以上的人）同時復有紅的或黃的袈裟，新的或破的海青，美的或醜的面孔，苦的或樂的表情，千差萬別，如入國際展覽會中，形形色色，又如置身電影院裏。不一時，他們差不多要快轉完了，我們才走。

海吟集

大庸選

自懺章　大庸

一

人未三十歲，心情冷似冰，多愁多苦惱，少慧少修行，文過疑心重，降魔道力輕，合當老邱壑，日日念洪名。

二

心事還誰說，生涯類轉蓬，待人無城府，說法若痴聾，百歲多如夢，十宗一未通，那堪再回首，破衲舞冬風！

三

渾久袈裟隊，心情便不同，羞看搖尾客，怕作叩頭虫，古德多和氣，新僧少道風，我慚聽此說，胸頭鏃自橫。

答贈某君　非心

天涯何處無知己，鳥語花香亦解人，莫向雪泥印鴻爪，好從般若証前身。

將別海南島　止水

十載行遊業未成，那堪明日又登程，天涯芳草多春意，一樣流連不勝情。

廿七生朝放歌　大荒

我生不辰多病災，幸得少小服玄服，歷盡千山萬水涯，性情僻似秋籬菊，生憎人情太凄凉，利之所趨蠅逐逐，今朝已是廿七年，親恩未報徒悲哭，況當孩時撫養人，相依十載有三叔，聞今齒日已衰微，行動扶持鬢毛禿，我慚無德復無能，法海尋珠未一斛，天涯行脚枉忽忽，何日歸去慰孤獨？

重九登山感舊　映遠

舊地重遊，日遍江山依舊。昔年老友盡飄零，凄凉否！縱五老峯高烟雲蒼翠，也難免孤客躊躇。不如歸，且把衲衣脫去。滿眼秋草黃葉不須留，愁上心頭。

和芝峯上人三十五初度　原韻　黎海潮

六十餘年望眼賒，光明偏被俗塵遮，初參佛法機難契，試寫巴詞點墨加，獨坐焚香時展卷，閒遊安步當乘車，人生處世知何似，水上浮漚鏡裏花。

闖強乏策愧中華，六十餘年望眼賒，革命成功猶喪地，同心努力只興家，謂纓未達終軍志，問俗頻迴墨子車，治亂盛衰天數定，無庸悲憤賦懷沙。

俯仰無慙敢自誇，詩書筆硯足生涯，二三知己談心樂，六十餘年望眼賒，貝葉靜披過歲月，蓬萊小住傲烟霞，閒來每涉登高趣，何必重陽學孟嘉。

駒光作苒夕陽斜，已失東隅最可嗟，昏犀將傾難集燕，蠖城雖在只棲鴉，百千萬衆呼聲慘，六十餘年望眼賒，指日無戈徒奮鬥，空憐塗炭滿天涯。

莫怪蠻夷猾散沙，氣求聲應遥鳴蛙，燃箕煮豆今爲烈，奪利爭權亦譁，祇有烽烟冲日月，已無文采煥雲霞，何時復覩唐虞世，六十餘年望眼賒。

贈竺摩法師　盧光

吾友竺摩僧中傑，博覽三藏精唯識。後生可畏豈虛言，今年之年僅二十，一毛好字摹北魏，尤得詩中之三昧。七步成篇不算奇，才儲八斗良無愧，我本人間一浪僧，相逢肝膽各相見，詩成同唱白湖濱，鐵鉢爲君幾擊碎，我聞知己不常有，既已相逢應長久，願嘯傲雲水間，與君世世作詩友，果得西方七寶池，蓮花開成並蒂枝，君生其左我生右，日日更堪共賦詩，詩成相與盛衣袷，請教彌陀與菩薩，便將佳句當陀羅，供養十方三世佛。

人海燈

第四卷　第五期
民國廿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THE YAN HOI DANG
(Issued Monthly)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半年	六冊	六角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檢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精印孤本之佛教小品文選

釋教文範將出版！

本書爲日本明治三十四年鴨谷行所編，所選文集數十家，而皆有關於佛教者，其中有數家文集在中國已經失傳，如無文印，近人胡懷琛曾在逸經爲文介紹，認爲極有價值，此書中國已無，仰本書中選有多篇，故本書名貴，可見一斑。本書所選無千言以上及四六駢體有濫之文，故無意義深奧有待注解之弊，此純粹精悍佛教小品文粹，極合現時一般佛學院國文教材及學僧自修補習之用，所選作者，僧伽方面有孤山，潛子，覺範，北磵，大觀，無文，笑隱，月磵，中峯，圓庵，全室，紫柏，憨山，雲棲，靈峯，高泉諸大德。居士方面有白香山，柳柳州，蘇東坡，王半山，黃山谷，楊次公，元遺山，戴剡源，虞道園，戴叔能，宋潛溪，劉青田，蘇平仲，焦弱侯，馮開之，余子畸，乾隆帝，汪堯峯，馮定遠賀子翼，邵青門，彭允初，尤悔庵諸名家，書用三十二開上等報紙精印，極爲美觀，預約者請即滙款，以免向隅。

優待預約辦法條例

一，七月以前，預約每冊只收大洋三角，郵費奉贈。

二，佛學機關預約十部以上者八折計算。

三，原定價目，每冊四角五分，另加郵費。

四，本書定五月一日出版，絕不延慢。

五，外埠不通滙處，可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爲限）

預約處：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

廈門湧蓮精舍名香出售

本市湧蓮精舍主人，特製上品美術各種念珠，珠頭製有極莊嚴佛菩薩聖像，幷加工特造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淨宗導師印光老法師，律宗秦斗弘一法師各位道影，珍貴精巧，迥異平常，訂價低廉，郵購便利，凡國內外信仰三寶，及皈依諸法師者，應速踴躍購請，以便爲永久供養紀念。本精舍又監選名香數種，類分西藏名香，天竺旃檀香，戒定眞香，功能：——

遠濁去腥，　莊嚴佛土；

通神闢穢，　淨化人羣！

燃點一枝，如入香積如來的衆香世界，是爲供佛清神之上品也。每大盒大洋一元五角，中盒大洋一元小盒大洋五角。遠地函購即寄。

總發行：廈門大同路新合美鋼鐵行

分銷處

上海大路商場二樓中國國貨公司

鎮江焦山佛學院

湖北沙市四衆佛學研究社

四川萬縣佛海燈駐川辦事處